



85

黃金迷

上海人民
圖書館

仲彝 戲劇 專集

世界書局印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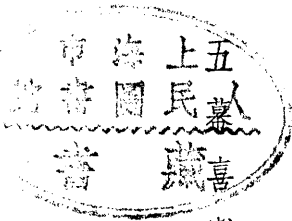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7 9732B



特別啓事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黄金迷



~~1559000~~

此
页
空
白

黃金迷

五幕喜劇

劇中人物

華炳剛

華英德

其子

華英梅

其女

范韻笙

張永慶

其子（即范立漢）

范立瓊

其女

薛友庭

錢商

傅二娘子

媒婆

劉端

英德僕人

張阿七

華家廚子兼車夫

徐大福

華家僕人

李阿貴

華家僕人

張老媽

巡官

此
页
空
白

第一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華炳剛家裏的客廳。

時間 現在。

開幕時張永慶和華英梅在客廳裏談話。

永慶 英梅，我看你近來老是不快樂，到底爲什麼？我再三的對你表白我是真心的愛你，你不相信麼？還是你跟我私底下訂婚，你心裏後悔了麼？

英梅 不，不是。我爲你做的事決不會後悔的。你吸引我的力量太大了，我連一點想不愛你的抵抗力都沒有。不過，老實告訴你，我們成功得太容易，心裏總覺得有點不安，我怕我愛你愛得太過分了一點。

永慶 啊！你誠誠懇懇的愛我，有什麼可怕呢？

英梅 唉！可怕的事多着呢。父親生氣啦，家庭責備啦，社會譏笑啦；尤其是——永慶，就是怕你變心，你們男人常常拿冷淡來報答我們的熱情。

永慶 你不要拿旁人的行爲來判斷我呀！隨你疑心我什麼都可以，可不能疑心我對你的一番真情。我實在太愛你了，我真誠的愛你一直愛到死！

英梅 啊，永慶，人人都會這樣說！許多人說話都很好聽，但等到做起來就不同了。

永慶 既然要做起來才可以分得出好歹，那末請你等着，到將來再拿我的行動來判斷我的心罷，祇要你給我一些功夫，我就可以拿幾百幾千個我愛你的證據給你看。

英梅 你瞧我們對於心愛的人多容易相信他的話！真的，永慶，我知道你是不會騙我的。我相信你真心的愛我，我現在不再懷疑了。我擔心的是恐怕人家會反對我們兩個人的婚姻。

永慶 爲什麼要擔心呢？

英梅 要是人人看你像我看你一樣的明白，我就不用擔心了；你的人品真是值得我這樣的愛你。你對我救命的恩德已足夠使我對你有不可磨滅的好感；何況你本身有多少可敬可愛的地方。我時時刻刻總忘不了，這次從南京逃難出來，在蕪湖附近的一條小河裏，因爲飛機的轟炸，把我們的船掀翻了。幸而你拚命跳到水裏來救我，救上了岸，又竭力看護我，送到鄰近的鄉下人家，服侍我。你知道我在路上無親無戚，又不放心我一個人回上海，情願放棄了你找尋父母姊妹的要事，和投効國防工作的計劃，辛辛苦苦的從浙西到溫州，再從溫州送我到上海家裏。你爲了要接近我，願意替我父親當義務的賬房，耽誤你爲國爲家的許多大事。你不是熱烈的愛我，怎麼肯這樣的犧牲呢？這一切的一切，真使我太感動了；你想除了你以外，我還能愛誰呢？還願意跟誰訂婚呢？不過，只怕人家就不肯這樣想我們罷了。

永慶 英梅，你說得太好了；事實上，像你這樣可愛的人，任何男子都願意像找這樣做的。並且我本意送你到上海之後就預備到內地去，但到了上海一看，也有許多重要的工作要做，打聽家父家

母的消息，也在上海最爲方便，況且又有你在這裏，所以我決定留下來了。

英梅 你決不能因爲我忘了你找尋父母的孝心，更不應當因爲我，就誤你爲國家効勞的大事。

永慶 像我這樣一個青年，連這點重要的責任都不能負起來，也就不值得你來愛我了……噢，不是就爲了這個原因你才不快樂麼？

英梅 不是，不是！

永慶 那末，你不快樂的原因，大概是因爲你的父親罷。老實說，他那種刻薄貪吝的樣子，對待子女如此嚴酷，將來總會有奇怪的事情發生。對不起，英梅，在你面前說這種話。前天有人向他募難民捐，他叫阿七用鐵棒把人家打出去。所以這件事講他有什麼用呢。關於我的父母，我託人四處八路在打聽，如果一個月之後再打聽不到，我就預備到內地去找……

英梅 永慶，你別要緊離開我！只要你再下點工夫，我想你一定可以得到我父親的歡心。

永慶 你知道我怎麼樣討好他的。我假裝着跟他表同情，假裝着羨慕他，使他喜歡；我還裝着跟他一黨，幫同他做事，得到他的好感。你知道我進行得很順利；對付像你父親這樣的人，只要摸着他們的脾氣，照他們相信的理論去做，拍拍他們馬屁，稱讚稱讚他們的缺點，沒有再比這個方法好的了。稱讚人家決不怕稱讚過度，拍馬屁也決拍不穿的；最能幹精明的人也逃不過馬屁的欺騙；不管你稱讚他們的話，吹牛吹得非常可笑，非常鹵莽，他們還是會一口口吞下去，樂得什麼似的。做這種事忠實總是吃虧的；我們需要人幫忙的時候，只要說些做些合於他們的脾胃的事，就成了；

所以這種事錯處不在拍馬屁的人，而在吃馬屁的傻瓜。

英梅 但是你爲什麼不找我弟弟幫忙呢？張老媽萬一洩漏了我們的祕密，那怎麼辦呢？

永慶 同時對付兩個人是不容易的，因爲他們父子的性情，恰巧是相反的，要兩面得到信用是很難的。但是你不妨運動運動你弟弟，利用你們中間的感情，把他拉到我們這一邊來。他來啦。我去了。利用這個機會跟他說話，有適當機會的話，把我們的事告訴他一點聽聽。（下）

英梅 我怕沒有勇氣跟他講這種祕密的話。

（英德上。）

英德 姐姐，你一個人在這裏，真好極了。我有一件重要祕密的事，急於想告訴你。

英梅 弟弟，我正等着聽你的呢。你有什麼話要說？

英德 姐姐，許多許多的事，不過總括一句話，我有了愛人了！

英梅 你有了愛人了？

英德 是的，我有了愛人了。但在告訴你之前，你知道我是依靠我父親的，我不得不服從他的意思；做子女的總應該聽從生身的父母，服從他們的教誨；他們沒有愚蠢熱情的偏見，所以不像我們這樣容易受騙，看得也比我們清楚；我們應該受他們聰明的指導，不應該受我們自己熱情的迷惑；我們年青人的熱忱常常把我們帶到危險的深淵裏去。我告訴你這些，免得你麻煩向我說這一套話；因爲老實說，我的戀愛事情是什麼話都說不動的，我請求你不要向我說規勸一類的話。

英梅 你跟你的愛人訂婚了麼？

英德 沒有，但是我已經決定跟她訂婚了，請你不要再拿道學先生的話來規勸我。

英梅 我難道是那樣子一個不通人情的人麼？

英德 不是這樣說的，姐姐，你還沒有戀愛經驗，不知道愛情的力量是多麼偉大啊，我恐怕你是太老誠了。

英梅 親愛的弟弟，別說我太老誠了，沒有人不會講戀愛的，至少一世總有一次。要是我把我的心打開給你看，恐怕你要說，我比你更不老誠呢。

英德 啊！原來你的心跟我的一樣麼，那我……

英梅 先講你的事罷，告訴我你愛的是誰？

英德 一位年青的姑娘，她從內地逃難到這兒來的日子還不多，看見她的人沒有一個不愛她。姐姐，宇宙間再沒有比她更可愛的了：我一看見了她，就好像磁鐵一樣被吸住了。她姓范叫立瓊。她祇有一個母親，自從逃難到了上海之後老是生病。她對母親真孝順極了。服侍她，安慰她，使她快樂，那種溫柔體貼真能感動你的靈魂。她做事漂亮，動作文雅，溫柔而藹，天真活潑，又美麗，又聰明……呀，姐姐，我願意你見一見她！

英梅 我聽你說就跟親眼看見一樣，值得你這樣愛她，當然是不會錯的。

英德 我暗底下打聽到他們的經濟非常拮据；平時非常節省，也彌補不過來。親愛的姐姐，你想想，

要是我能够幫助我愛人一點忙，一個正常家庭的小小接濟，那我是多麼快樂呀！但是因為我父親吝嗇得一個小錢都不肯給我，害得我不能有這個快樂，也不能在愛人面前表示一點愛的證據，真是多麼痛苦的事呀。

英梅 是的，我明白你的痛苦。

英德 啊！姐姐，真是痛苦極了。他對待我們真兇呀，一個錢也不給我們，讓我們在慾望中渴死。我們這年齡是最需要化錢的，等年紀大了，有了錢也沒有用處了。現在要維持我在社會上的身份，不得不向各方面借錢；要使自己穿得像樣一點，不得不向時裝店賒賬。總之，我想請求你幫忙這一點，探聽探聽父親的口氣，他對我這種苦痛反對呢，還是贊同。如果他反對我，那我決定跟那女孩子到別處去，不管怎麼樣自己謀生去，苦樂由天罷。我爲了這件事在各方面收羅一點錢，姐姐，如果你的事情跟我的差不多，如果我們的父親不答應我們，我們就同時離開他，脫離他吝嗇的惡勢力，去求自由去。

英梅 真的，父親的行爲一天天更使我們想起母親死得太早了……

英德 我聽見父親的聲音，讓我們到後面去談罷，我們聯合好了陣線，向父親下總攻擊令。（同下。）
（華炳剛與劉端上。）

炳剛 立刻替我滾出去，我不要聽你的回答。不要在我屋子裏亂闖，你這混賬騙子，該殺頭的賊坯！
劉端（旁語）從來沒見過這樣一個老混蛋，他想他一定有惡鬼附在他身上。

炳剛 你嘴裏噤哩咕嚕什麼？

劉端 爲什麼你要叫我走？

炳剛 該死的東西，你敢來問我什麼理由。快些替我滾，不然我要打你！

劉端 我幹了什麼事你要叫我走？

炳剛 你幹了好事所以我要叫你走。

劉端 老爺，你少爺叫我到這兒來等他的。

炳剛 那末你到街上去等；不許你站在我屋子裏，像個守門的兵，瞧着屋子裏一切的事，轉什麼壞主意。我不要一個奸細老在我的面前，用一雙賊眼東張西望，看着我的動作，眼紅我的產業，東翻西摸想偷我的東西。

劉端 人家怎麼能偷你的東西呢？你把東西都鎖上加鎖，日夜守着，誰能夠來偷呢？

炳剛 我要鎖起來，就鎖起來，我愛看多久就多久，反正你管不着。（低聲旁語）我怕他疑心我家裏有現款。（高聲）啊！你會不會在外面胡說八道說我有錢藏在家裏？

劉端 你有錢藏在家裏？

炳剛 不是，混蛋，我並沒有這麼說。（向自己）真叫人生氣。（高聲）我問你會不會惡意的造我謠言，說

我家裏有現錢？

劉端 你有現錢沒有現錢關我什麼事？

炳剛 (伸手要打他的臉) 你還要跟我辯! 我就在你臉上給你一個理由, 還不快替我滾出去!

劉端 很好, 出去就出去!

炳剛 回來! 你拿了我東西沒有?

劉端 我拿了你什麼東西?

炳剛 讓我搜一搜? 你把手給我看。

劉端 你看。

炳剛 還有兩隻。

劉端 那兩隻?

炳剛 這兩隻。

劉端 (把鞋子脫下來給他瞧) 你瞧罷。

炳剛 (指他的褲襠) 你這裏有東西沒有?

劉端 你自己瞧罷。

炳剛 (摸摸劉端的口袋) 這種大褲襠裏很可以放東西, 做賊的人都穿這種大褲子! 我希望能够打死他們兩個。

劉端 (旁語) 啊! 這種人應該偷他一偷! 偷這種人的東西, 偷了也痛快!

炳剛 噫。

劉端 什麼？

炳剛 你咕嚕些什麼「偷」「偷」「偷」？

劉端 我說你仔細的搜一搜，究竟我偷了什麼沒有。

炳剛 正是我的意思。（華炳剛伸手到他口袋裏面去摸。）

劉端 瘟死這班吝嗇鬼！

炳剛 什麼！你說什麼？

劉端 我說什麼？

炳剛 對了，你說什麼吝嗇，吝嗇鬼？

劉端 我說瘟死這班吝嗇鬼。

炳剛 你指誰？

劉端 指那班吝嗇鬼。

炳剛 那班吝嗇鬼是誰？

劉端 我說他們都是些刻薄的守財奴！

炳剛 但是到底你說的是誰呢？

劉端 你爲什麼這樣着急？

炳剛 關於我的事我自然應當着急。

劉端 你以爲我說你麼？

炳剛 那你管不着；但是我要知道你說的到底是誰？

劉端 我說——我說我自己的帽子。

炳剛 我說是你的耳朵。（拉劉端的耳朵）

劉端 你不讓我罵吝嗇鬼麼？

炳剛 我不准你噤噤咕咕，不准你放肆。閉嘴！

劉端 我又沒有說出名字來。

炳剛 再說我揍死你！

劉端 那頂帽子誰配戴，就給他戴上罷。

炳剛 你還不閉嘴麼？

劉端 好，好，但是我心裏不想閉嘴。

炳剛 啊！啊！

劉端 看，這裏還有一個口袋，你就不搜麼？

炳剛 還我，我就不搜。

劉端 還什麼？

炳剛 偷我的東西。

劉端 我一點也沒有偷你的東西啊！

炳剛 真的麼？

劉端 真的。

炳剛 好，憑你的良心罷，替我滾出去。

劉端 (旁語) 這是多麼客氣的話啊。(下)。

炳剛 (獨白) 有了這樣該死的聽差，真太危險了。我真不喜歡看他東撞西闖的在我屋子裏頭。在屋子裏藏一筆大數目的錢真不容易。有個穩妥的地方存出去，收收利息，家裏只藏一點日常應用的的小數目，那是多福氣啊。大批的錢都存在銀行裏，現在不但銀行靠不住，並且還要抽我一筆所得稅，在家裏要找一個妥當的地方，真不容易。保險箱是最靠不住的，我從來就不敢用——那簡直是盜賊的引誘，賊一進屋子，還不是先偷那保險箱裏的東西麼？

(華英德與華英梅上，在台後竊竊私語)

炳剛 (還以為獨自在台上) 藏在家裏的錢一露了風，不但賊要來轉我的念頭，就是什麼難民捐啦，寒衣捐啦，也就够使我損失得太心痛了。我現在在花園裏槐樹底下掘了一個洞，昨天人家還我的十萬塊錢我就把它放在鐵箱裏，埋在洞裏頭，不知道妥當不妥當。在家裏藏十萬塊錢，數目是的確太大……(看見英德與英梅) 啊呀糟了，我害了自己啦！興奮得高聲說話，忘記了自己啦！向英德英梅) 你們有什麼事？

英德 沒有什麼事，爸爸。

炳剛 你們來了很久了嗎？

英德 我們剛進來。

炳剛 你聽見……

英德 什麼，爸爸？

炳剛 有……

英德 什麼？

炳剛 我剛才說的話。

英德 沒有。

炳剛 一定聽見的——一定的。

英梅 爸爸，我們真的沒有聽見什麼。

炳剛 我想你們一定聽到一點的。我剛才正在對自己說，現在掙錢的難處，我又說如果有十萬塊錢，現鈔放在家裏，那就多福氣呀。

英德 我們剛才不敢跟你講話怕打斷你自己的話。

炳剛 我喜歡向你們說個明白，免得你們誤會。以為我有十萬塊錢現鈔在家裏。

英德 我們並不知道關於你的錢的事。

炳剛 我希望天老爺賞我十萬塊錢。

英德 我以爲你不……

炳剛 有十萬塊錢真是多好呀！

英梅 這些錢……

炳剛 我很需要這些錢。

英德 我以爲……

炳剛 那我多快樂呀！

英梅 你……

炳剛 有了十萬塊錢，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叫苦了。

英德 啊！爸爸，你用不着叫苦，人人知道你很有錢。

炳剛 怎麼！我有錢！這完全是胡說八道！再沒有比這個更假的；他們都是混蛋，亂造謠言。

英梅 你用不着生氣呀。

炳剛 這真奇怪，我自己親生的兒女也會欺騙我，跟我作對。

英德 說你有錢就算跟你作對嗎？

炳剛 是的。你這樣說話和你浪費的用度，總有一天人家會進我屋子裏來謀害我，因爲人家一定以爲我有很多很多的金子。

英德 怎麼說我浪費？

炳剛 你倒來問我？你自己想想看，穿了這樣漂亮的衣服，到處亂跑，成什麼樣子？你姐姐昨天來要求我做一件新旗袍，我把她罵了一頓。你比她更壞。看看你自己從頭到腳要化多少錢？我說過至少有二十次了，你的樣子真使我生氣。你們拚命的鬧鬧，穿得這樣講究，不是偷我的是那兒來的錢呢？

英德 啊！我怎麼能够偷你的錢呢？

炳剛 我怎麼知道？那末你從那兒弄來的錢呢？

英德 我麼？爸爸，我告訴你罷，我常常在賭場裏賭錢，我運氣好，把贏來的錢都穿在身上了。

炳剛 這太不像話了！要是你會贏錢，就該把贏來的錢放出去，收利錢，防防後來苦的日子。別說旁的，你這套西裝至少要化一萬多塊錢，穿一件土布棉袍不是一樣的暖麼？你這顆金別針，至少化幾千塊錢。你的頭髮上用的司丹康，每年至少也要化幾千塊錢，不用它難道會死麼？就拿這三筆錢來存出去，用最底一分利息算起來，一年就有千把塊錢的進益。

英德 爸爸你說得很對。

炳剛 好了，現在談談別的事罷。（看見英德和英梅在用手勢打暗號）呀（旁語）我相信他們打暗號是又想偷我的錢了。（高聲）你們打手勢什麼意思？

英梅 我跟弟弟在爭誰該先說話。我們有話想跟您老人家說。

炳剛 我也有話跟你們兩個人說。

英德 我們要跟你說的是關於婚姻的事，爸爸。

炳剛 我要跟你們談的也是關於婚姻的事。

英梅 啊，爸爸！

炳剛 你爲什麼高聲大叫？是不是這婚姻兩個字使你害怕麼？

英德 你對於婚姻的態度說不定會使我們害怕；我又怕你對我們挑選的配偶在意見上有點不同。

炳剛 耐心一點；不要無事驚擾。對於你們有好處的事我總是最關心最清楚的，我替你們做的事，你

們兩個決不會有抱怨的道理。先講第一件（向英德）告訴我你有沒有看見過住在離這裏不遠的一位年青姑娘，聽說是姓范的？

英德 是不是母女兩個住在亭子間裏的？

炳剛 一點不錯！

英德 見過的，爸爸。

炳剛 你呢？

英梅 我聽人家說起過。

炳剛 你喜歡這個姑娘麼？

英德 可愛極了。

炳剛 你看她的面貌長得怎麼樣？

英德 很大方很漂亮。

炳剛 她的樣子呢，她的態度呢？

英德 當然也是再好沒有的了。

炳剛 你說這樣的姑娘值得人家注意麼？

英德 當然值得，爸爸。

炳剛 跟她結婚你看好不好？

革德 非常好。

炳剛 你看她的樣子會不會做個賢德的妻子？

英德 一定會。

炳剛 做她丈夫的會不會滿意？

英德 一定滿意。

炳剛 不過有一點小困難。就是她不能帶點錢來。

英德 啊！爸爸，祇要她人好，錢倒不值得攷慮的。

炳剛 那不對，那不對。但在這一方面得不到希望那樣多的錢，可以在另一方面補償回來。

英德 當然可以。

炳剛 唔，我很喜歡你的意見跟我的相同，因為她那端莊的儀態溫柔的性情把我的心也勾動了，所以我決心要娶他。

英德 啊！

炳剛 怎麼啦？

英德 你說你已經決定……

炳剛 對啦，我已經決定娶范立瓊。

英德 誰？你？

炳剛 是的，我，我呀！你什麼意思？

英德 我突然覺得頭暈，讓我走罷。

炳剛 頭暈不要緊。快到廚房裏去喝一大杯冷水就好了。

（華英德下。）

炳剛 嬌生慣養的花花公子，一點氣力也沒有。我的孩子，我自己決定這樣辦。至於你弟弟，今天早上有人向我來說親，我已經替他定了一個寡婦；至於你呢，我已經把你許給范韻笙先生了！

英梅 范老先生？

炳剛 對了，他是一位又老練，又謹慎，又誠實的長者，年紀還不到五十歲，他的財產聽說着實不少。

英梅 （鞠躬）爸爸，我不想結婚，對不起。

炳剛 (摹仿她) 我的好姑娘, 我要你結婚, 對不起。

英梅 (再鞠躬) 請您原諒, 爸爸。

炳剛 (再摹仿) 請你原諒, 好姑娘。

英梅 我很尊敬范老先生, 但是(又鞠躬) 請你允許我, 我決不嫁給他。

炳剛 我也很尊敬你, 但是(摹仿英梅) 請你允許我, 你今天晚上就要出嫁,

英梅 今天晚上?

炳剛 今天晚上。

英梅 (鞠躬) 爸爸, 那不成。

炳剛 (又摹仿她) 好姑娘, 成。

英梅 不成。

炳剛 成。

英梅 我老實對你說, 不成。

炳剛 我老實對你說, 成。

英梅 這件事你不能強迫我。

炳剛 這件事我能強迫你。

英梅 我情願死, 不願意嫁給他。

炳剛 你不能死，你得嫁給他。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膽大妄爲的小輩。從來沒有看見一個女兒對她父親這樣放肆的。

英梅 但是也從來沒有看見一個父親這樣逼他女兒出嫁的。

炳剛 這件親事沒有人會反對，並且我打賭人人都會稱贊我替你挑選得好。

英梅 我可以打賭明白事理的人決不會贊成這段親事。

炳剛 (看見張永慶在遠處) 張先生來了。這件事情我們請他來評評看。

英梅 我贊成。

炳剛 你肯服從他的判斷麼？

英梅 肯他決定怎麼樣，我一定服從他。

炳剛 好，同意啦。

(張永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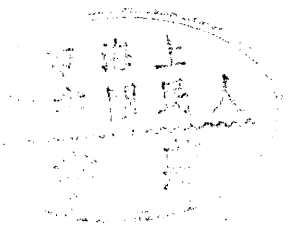
炳剛 張先生，請過來。我們請你來評評理，到底我對還是我女兒對。

永慶 老爺，不用說當然你對。

炳剛 你知道我們說什麼？

永慶 不知道。但是你永遠不會錯的。

炳剛 今天晚上我要把她嫁給一個有錢而又體面的人；但是那寶貝當面告訴我不願意嫁給他。你



怎麼說？

永慶 噯……噫……我怎麼說麼？

炳剛 對啦。

永慶 噯……噯……

炳剛 什麼？

永慶 我說，總而言之，我是贊成你的意思的；並且你也決不會錯。不過，反過來說，她也不是完全錯，而且……

炳剛 怎麼啦？我說的那頭親事是一位姓范的，他是個內地的紳士，和氣老練，又是很有錢的，前妻又沒留下一子半女，乾乾淨淨。那來有比這再好的親事呢？

永慶 一點不錯。不過她說不定以為時間上太匆忙了一點，希望你給她充分的時間讓她攷慮合適不合適……

炳剛 好機會要抓得快，一霎眼就會錯過。這段親事有一件特別好的好處，別地方是找不到的，就是范老先生不要嫁妝。

永慶 不要嫁妝？

炳剛 對啦。

永慶 有這樣一個理由，我不用再說話了。這是最動聽的理由，應該這麼辦。

炳剛 我可以省一筆很大的錢。

永慶 當然，那是不用說的。不過，你女兒看到婚姻大事比你老人家看法輕重不同；婚姻有關終身的快樂或痛苦，直到死這關係纔完畢，所以決定的時候，要特別謹慎。

炳剛 不要嫁妝呀！

永慶 你的話對的。這當然沒有話說。不過也有人會告訴你在這種事情上做女兒的意見也應當加以考慮；你想他們的年齡，性情，感情差別如此之大，要是成了親一定會發生悲痛的結果的。

炳剛 不要嫁妝呀！

永慶 啊，這是不用回答的；我很明白。誰能反對你這一句話呢？不過有些父親寧可替女兒找好丈夫使女兒滿意，不一定計較金錢；他們不願意爲金錢而犧牲女兒的終身，並且最重要的事：他們一定要得女兒的同意，這件事有關她的體面，快樂，幸福；並且……

炳剛 不要嫁妝呀！

永慶 對啦；這話一講，我們的口只好閉起來了。不要嫁妝呀！沒有方法可以反駁這樣好的理由。

炳剛（旁語，眼看着外面花園）糟了！我好像聽見狗叫，這一定是有人想偷我的錢。（向張永慶）不要走；我馬上就回來。（下）

英梅 永慶，你跟他這樣講話是有意開頑笑罷？

永慶 我不讓他發脾氣，這樣就更容易達到我的目的。反對他的意見就會把事情弄糟；有許多人不可

能用坦白的的方法對付他；有脾氣的人厭惡一切反抗；頑固性格的人不喜歡走理性的直路，你要駕馭他必須把他的背轉向着目的地，再慢慢的領導他向目的地走去。你不妨假裝答應他，這樣反而容易達到你的目的；並且……

英梅 但是這門親事怎麼辦呢？

永慶 我們想法找個藉口來破壞牠。

英梅 但是今天晚上就要做親，你想得出什麼好方法呢？

永慶 你請求他展緩，假裝生病。

英梅 如果他去找個醫生來替我看病，那不是馬上就給揭穿了麼？

永慶 你說病不是頂重，他會捨得拿錢去請醫生麼？就算請來了，醫生知道什麼？你只要隨便說個什

麼病，醫生總會給藥你吃。

(華炳剛上。)

炳剛 謝謝天，沒有什麼事。

永慶 (並未看見華炳剛) 總之，我們最後的辦法就是逃走，我們一同逃到內地去，那末什麼事都不用怕；如果你對我的愛，我的好妹妹，很堅定的話……(看見華炳剛) 對啦，女兒應該服從父親。她不應該以丈夫的才貌為選擇的標準；只要不用嫁妝就應該使女兒立刻接受這個婚姻。

炳剛 好，說得一點不錯。

永慶 老爺，如果我說得太熱心一點，說得太隨便一點，務必請你原諒。

炳剛 好極了！我真喜歡，我願意你能夠完全左右她的意思。（向英梅）好孩子，你好好的聽從他的話，

做父親的應有的權力，我現在都交給他，你應該照他的話去做。

永慶 （向英梅）總之，你反駁我一下試試。

（華英梅下）

永慶 老爺，請你允許我跟她去，繼續我的規勸。

炳剛 好，我很感激你。總之……

永慶 還有一點，勸她不要太浪費錢。

炳剛 不錯，我們一定要……

永慶 你放心，我相信我一定可以成功。

炳剛 好好，拜託拜託。我要到城裏去走一趟，馬上就回來。

永慶 （向英梅出去的門說話，好像向英梅當面說話）對啦，錢在世界上比什麼都寶貴，並且你應該謝謝

天老爺有這樣一位正直的父親，他知道應該怎樣做人。不要嫁妝的婚事，任何其他條件都不必考慮了。這是一切的一切；不要嫁妝一點，就足夠把漂亮、年青、身份、體面、才學、品性都補償過來了。

炳剛 呀！他人真好！他說得真有理。有這樣一位賬房先生，又不要我一個錢，真是好運氣呀！

幕

此
页
空
白

第
二
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同上。

幕啓時，華英德由外面走進來，後面跟着劉端，害怕的蹣手蹣足的不敢向前。

英德 啊！你這混賬！你到什麼地方去了？進來進來，怕什麼？我不是叫你……

劉端 少爺，我來是來過的，在這客廳裏等你，但是你那老爺兇極了，趕我出來，差一點給他揍了一頓。

英德 我們的事情怎麼樣啦？情形愈來愈急了，剛才我發現我父親也想要那位范家小姑娘。

劉端 你父親想娶親？

英德 對啦，我聽到了這個消息，好容易才忍住了我心裏的痛苦不使他看出來。

劉端 快進棺材的老頭兒也想娶親麼？他什麼地方來的鬼念頭？不怕人家笑話麼？像他這樣老頭兒也想做新郎嗎？

英德 他有這種念頭也算是我倒霉，活報應。

劉端 但是你爲什麼不把這件親事告訴你父親呢？

英德 不告訴他使他少疑心我一點，使我有方法勸他取消這件親事。他們的答覆怎麼樣？

劉端 少爺，老實說，拿錢出來借給人家的人常常會吃倒賬，倒霉，所以他們定下了許多苛刻的條件，我們借錢的人也不得不忍受，尤其是像你這樣，不得不請教這班傢伙幫忙。

英德 事情成了麼？

劉端 成了。人家給我介紹一個錢商。這個人叫薛友庭，人倒很好，很熱心，他說他一看見你就一心的，情願的幫你忙。

英德 我要借的五萬塊錢能到手麼？

劉端 可以到手，只不過有幾個小條件要你答應了才肯。

英德 他答應你跟那個債主見見面麼？

劉端 事情那裏有這樣簡單。他比你還要不願意人家知道他是誰；這些事情也比你想的來得更神祕。薛友庭不肯把他的姓名說出來，他約你今天在某處旅館裏會一會，要你親自把家庭情形財產數目告訴他聽；我相信他只要知道你父親是誰，事情就全解決了。

英德 好。有什麼條件呢？

劉端 這裏幾個條件是中人那裏轉抄過來的。「債主必須親眼見過這些擔保品，債務人必須已經成年，他的家產必須富有可靠，沒有債務上的糾紛，要在律師面前簽字，這位律師一定要誠實可靠，因為這個緣故，必須由債主指定，但用費由債務人負擔。」

英德 這當然可以。

劉端 「債主爲良心驅使，利息只要五分。」

英德 只要五分。天哪，這總算公道極了。當然不成問題。

劉端 很對。「但債主手頭並沒有這筆現錢，是因為要得債務人的歡心，向別處用二角五分利息去借來的，再借給債務人。這一筆利息，也得由債務人負擔。但並沒有其他什麼責任。」

英德 這麼利害！真是惡鬼借印子錢的老太婆也沒有這樣兇呀。要我三角的利息！

劉端 對啦，一點不錯。你斟酌一下罷。

英德 我斟酌？我要錢用，只好答應呀！

劉端 我也是這樣替你回答的。

英德 還有旁的麼？

劉端 沒有什麼啦，還只有一個小條件。「你要的五萬塊錢，他只借到了二萬塊錢現款，二萬塊錢匯

劃；他說近來銀根緊得利害，現款少極了。還有一萬塊錢，他拿古董來作抵，這些古董照市價要值

一萬五千塊錢，他現在用最低的價格估計，只作一萬塊錢。」

英德 我要這些古董幹什麼？

劉端 他開了一張單子，我念你聽：「上等喇嘛袈裟一件，喇嘛僧帽一頂，綠花團龍朝衣一件，披風一

件，頂子一個……」

英德 啊，天呀。我怎麼用得着這些東西？

劉端 你耐心聽呀。「景泰窰香爐一只，古磁棋盤一方，漢碑一方……」

英德 要氣死我了！

劉端 別着急呀。還有，「駱駝標本一個，象牙筆筒一只，還有舊虎皮一張，豹皮墊子一張。這些東西至少要值一萬五千塊錢，但債主爲體面債務人起見，減估爲一萬塊。」

英德 該死的東西，強盜，混賬，瘟死了他罷。有這樣可惡的人麼？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刻薄的，貪心十足的魔鬼？要了我這麼重的利息還不够麼？還要把荒貨擔上的東西收集了來買我一萬塊錢。他大概算定了，我也非答應他不可的；不論他要什麼我只好答應了；這個混蛋把刀子架在我頭頸裏，曉得我沒有辦法抵抗。

劉端 少爺，你別生氣，照你這種辦法過活，真是危險得很呢，借債度日，愈借愈多，寅吃卯糧，那得不在外面拉虧空。稻子還沒青，你就吃下肚裏去了。

英德 我有什麼辦法呢？因爲父親是個吝嗇鬼，孩子們就吃盡了苦；做孩子們的就不得不希望他們的父親早些死！

劉端 老實說，像你的這位令尊大人，最穩健最溫和的人見了也會生氣。不老實的事我總做不慣，看了同伴們做那偷偷摸摸的事總覺得不順眼，但是我一看見你那父親就真想偷他一點東西；我相信偷了他的東西就像做了一件功德事一樣舒服。

英德 你把那張單子給我罷，讓我再細細的看一遍。

(他們兩人向後退，炳剛和薛友庭上。)

友庭 是的，老爺，是一個年青人，他需要錢用；他逼着我快些找個借錢的人，你提出的幾個條件他

一定都會答應。

炳剛 友庭，你想想，沒有什麼風險麼？你知道他叫甚麼名字，有多少財產，家庭情形怎麼樣？

友庭 我還不知道。老實說，對於這一切我還不能夠告訴你；我也是偶然經人家介紹給我的，但是他自己一定會把一切情形講給你聽的。據他的傭人說，只要你知道他，你一定會滿意的。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一點；他家裏很有錢，他母親已經死了，他可以擔保他父親在八個月之內一定會死。

炳剛 這很重要。友庭兄，人孰無赤子之心，有了赤子之心，只要能夠的話，總願意幫助人家的。

劉端（看見薛友庭，低聲對英德說）這是怎麼一會事？薛友庭跟你父親在說話？

英德（低聲對劉端）會不會有人告訴他我是誰？還是你把我賣了？

友庭（向英德和劉端）呀！你們真心急呀！誰告訴你們是在這兒呀！（向炳剛）老爺，你別誤會，把你的姓名住址傳出去的絕對不是我；不過，在我看來，也沒有多大害處；他們都是很謹慎小心的人，你們現在可以當面談一談明白罷。

炳剛 怎麼？

友庭（指英德）要借五萬塊錢的就是這位先生。

炳剛 什麼，該死的東西，原來借錢浪費的就是你麼？

英德 什麼！爸爸，原來要我出三角利息借閻王債的，就是你麼？

（薛友庭逃走，劉端躲起來。）

炳剛 借這樣重利的款子來敗家的原來就是你麼？

英德 放這種印子錢來發財的原來就是你麼？

炳剛 你幹了這種事，還敢站在我的面前麼？

英德 你做了這種事，還有臉去見人麼？

炳剛 你原來這樣亂化亂用，把祖宗用了血汗換來的家產浪費掉，你不覺得慚愧麼？

英德 你幹這種營生，羞辱你自己的地位，犧牲你的名譽和體面，只是想發財，傷天害理的盤剝重利，想出種種丟人的欺騙方法剝削人家，最可惡的放印子錢的人，也想不出這樣混賬的主意，你不覺得難為情麼？

炳剛 給我滾開，混蛋，給我滾開！

英德 你想誰的罪孽大——因需要而向人借錢的人呢，還是把不用的錢用重利盤剝人家的人呢？

炳剛 替我滾開，我不要再聽見你的聲音。（英德下）

炳剛（獨白）這件事倒並不使我煩惱；反而給我一個教訓，以後得留意他的行動。

（傅二娘子上）

傅二娘子 老爺，你好呀。

炳剛 你好呀。請等一等，我回來再跟你說話。（獨白）我去看看我的錢安穩不安穩再說。

（劉端由躲藏處出來）

劉端 真有這樣巧事，倒真有趣。這老傢伙一定在什麼地方開古董店，不然單子上怎麼會有這許多古怪的古董呢？

傅 啊！是你麼？劉端！怎麼在這兒碰頭？

劉端 啊！原來是你，傅二娘子！你到這兒來幹什麼？

傅 我到不論什麼地方去爲的都是一樁事。錢人家辦辦事跑跑腿，靠我的小本領賺點錢來養家活口。像現在這樣的世界一定得靠聰明來過活，像我這樣的人，天老爺就給了我一張嘴跟一點兒計謀來騙飯吃。

劉端 你跟這兒的老爺有什麼事麼？

傅 有的。我正在替他辦一點小事，希望能夠得到一點小賞賜。

劉端 得他的賞賜？啊！你要得這兒的賞賜，我勸你醒醒罷。我老實告訴你在這兒是得不到什麼錢的。不過只要事情辦得老爺心花怒放，錢就自然而然的從荷包裏掏出來了。

劉端 不見得罷。你還不知道這兒的老爺是不同的。他是世界上最不會動情感的人，心腸最硬，手頭也是最緊的人。天下沒有一件事情會感動他，解開他的荷包；不論你使他怎樣高興，怎樣感激你，錢他總是不肯放手的。你儘管拍他的馬屁，老爺長，老爺短，把他抬到天上去，說得多和氣多圓到；但是錢他總不放出一個來。他對你的好處總是空洞的，好聽的。他最恨就是要他「給」，他從來不說「我給你」，他老要人家「給」他。

傅 哼，你還不知道我的本領呢。我有本領說得人家情願給我；我知道怎樣得到人家的好感，怎樣說動人家的心，使他心裏癢癢的，找着他最喜歡最關切的事情說。

劉端 不過這兒是沒有用的。我不相信你說動這兒的老爺，會使他給你賞賜。他真是個鐵石心腸的人，沒有人不對他失望。他看見人家餓死，他會連眼都不眨一眨的。總之，他愛錢比愛名譽體面，道德都利害。不論誰向他要錢，他立刻就會生氣；要他的錢好像要他的命，刺他的心，挖他的肺，假使——他來了，我還是走罷。（下）

（華炳剛上）

炳剛 （自語）什麼事都順當，沒錯兒。（高聲）唔，傅二娘子，怎麼樣？

傅 天呀，你多好看呀，氣色都好呀！

炳剛 誰？我？

傅 我從來沒有看見你這樣強壯，皮色又紅又嫩。

炳剛 真的麼？

傅 怎麼不是你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年青。我看到許多二十五歲的人，樣子都比你老。

炳剛 可是，傅二娘子，我已經六十開外了。

傅 六十歲算得什麼？人到六十正是最健旺的時候，你正好踏進這最快樂最豐富的年華。

炳剛 這話倒是對的；不過我要是能夠減輕二十歲就好了。

傅 你說笑話罷！你用不着減輕，照你這樣結實的身體，至少可以活到一百歲。

炳剛 你看我可以活一百歲麼？

傅 當然真的，保我身上。從種種方面都可以證明。你把頭抬起一點，對啦，一點不錯，你兩眼中間有一種光芒，正是長壽的相貌！

炳剛 你能看相麼？

傅 當然我會。你把手伸出來給我看看。天老爺呀，你看這條生命線呀！

炳剛 怎麼？

傅 你看這條線多長呀！

炳剛 唔，這是什麼意思？

傅 我說一百歲還是少說了呢，照這條線，你至少可以活一百二十歲。

炳剛 真能活到一百二十歲麼？

傅 除非他們謀害你！我老實告訴你，你不但會送你少爺的終，並且還會送你少爺的少爺的終呢。

炳剛 那再好沒有了。我們的事情怎麼樣了？

傅 還用問麼？天下的事情只要有我在裏面沒有不成功的。對於親事那我更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天才。世界上的男女不論是誰，只要經我一說沒有不立刻成爲夫婦。我不高興則已，我一高興，連你廚房裏的大師父都能說得和財政部部長的女兒結婚。你的親事，那是毫無一點困難。我認識

的女太太們很多，都和她們談起過你。你看中的那位小姐家裏，我已經去過，跟她的母親談起你，說你在路上看見她走過，看見她在窗口吸新鮮空氣。

炳剛 她母親怎麼說？

傅 她母親很快樂的答應了。你請她們母女到你家裏來吃飯，她們也答應了，並且託我當面謝謝你。

炳剛 今晚上我原先請定了范韻笙先生到我家裏來吃飯，請她們母女一起來，可以省去我一桌酒席。

傅 你一點不錯。今天吃過午飯，我帶她女兒就來拜訪你女兒，再一同到大馬路去買東西，買了東西回來到你家裏吃晚飯。

炳剛 好！她們可以坐我的汽車去，我可以借給他們。

傅 那好極了。

炳剛 但是，傅二娘子，你有沒有跟她母親談到關於她女兒嫁妝的問題？你有沒有告訴她，她應該活動活動，好好的努力一下；就是爲了女兒出嫁而流血也是應該的事。因爲，總而言之，如果不爲了女子能帶點嫁妝過來，誰願意娶媳婦兒呢？

傅 可不是麼？這位姑娘每年可以替你帶來五萬塊錢的收入。

炳剛 五萬塊錢！

傅 對了。第一，她從小對於吃很省儉，她從小只吃鹹菜豆腐過日子的，她因此對於好的菜蔬一點

沒有胃口，什麼火腿啦，炒鷄片啦，燉鴨子啦，海參啦，鴿蛋啦，她都不要吃。還有外國糖菓，巧格力糖啦，美國橘子啦，法國點心啦，還有外國酒，白蘭地啦，威士忌啦，汽水啦，檸檬啦，可口可樂啦，這些東西近來價格都比從前要高二三十倍，約略的算一算，每年至少可以省用一萬塊錢，她穿衣服也是只愛最簡單的，什麼絲絨大衣啦，銀鼠外套啦，豹皮手套啦，她都不穿的。貴重的手飾像金鋼鑽呀，翡翠呀，寶石呀，她也一概不要。這些東西年青女子那個不愛。她在衣服手飾一項，每年至少可以省你二萬五千塊錢。此外，她對於賭錢頂討厭，摩登女子現在那個不賭錢，跑狗，打回力球，又麻將，那一件不是一般時髦女子的玩意兒。我知道有一家的少奶奶，住在我一條弄堂裏，她今年在跑狗場裏已經輸了五萬多。就算打個對折再打個對折罷，也至少可以省了你一萬五千塊錢，這樣加起來，豈不是每年省了你五萬塊錢麼？

炳剛 對的，不錯；但是這種算法太不實在啦。

傅 老爺，不是我說一句放肆話：像這樣一個又節省，又樸實，又不賭錢的女人，還不實在麼？

炳剛 拿不會化去的錢來作她的嫁妝未免是個笑話罷，我沒有收到的東西，我總不能承認收到，我總應當拿到一點實際的東西。

傅 天呀！你一定會有的呀！她們對我說起她們在家鄉有一點產業，將來你可以去管。

炳剛 這還不知道是真是假呢。但是，傅二娘子，還有一件事情使我心裏不安。這個姑娘年紀很青年

青年人總是喜歡年青人的，愛和年青人在一起的。像我這樣年紀的人怕不會合她的意罷，她合意就會在我家裏打小麻煩，那可使我頭痛極了。

傅 啊！你不知道她的性情哩！這又是她的一個特點，我不能不告訴你的。她最討厭年青人；她最喜歡有大鬍子的漂亮老頭兒。愈老她覺得愈好，所以我勸你決不要裝得年輕一點，她願意嫁的至少要在六十歲以上。四個月以前她幾乎跟人家結婚了，後來發現新郎只有五十六歲，還沒有帶老花眼鏡，她就退了婚。

炳剛 真的爲這個麼？

傅 誰來騙你！她說五十六歲太小了，並且她最喜歡帶老花眼鏡的老頭兒。

炳剛 這真是新鮮極了。

傅 還不止這點哩。你猜一猜她閨房裏掛的什麼照相？你總以爲是漂亮的男明星，或是年青的要人啦？完全不對。他掛的是姜太公，蘇武牧羊，林主席，馬相伯的照片。

炳剛 好極了，真可佩服。我真喜歡這種性情。要是我是一個女子，我也決不喜歡嫁年青的人。

傅 我也這樣想。這班年青人是什麼東西！外表漂亮有什麼可愛呢！我不懂年青的女子看中他們什麼！

炳剛 我也完全不懂。爲什麼許多女人這樣喜歡年青的人。

傅 他們一定是最笨的傻瓜。說年青人可愛，那簡直沒有常識。這班輕浮的年青人還配不上算男

子漢！這種畜牲，你能愛他麼？

炳剛 這正是我天天說的話；他們說話小聲小氣的，像鷄叫，臉上塗了雪花膏，頭上灑了香髮油，燙得像羊毛一樣，鮮紅的領帶，畢挺的西裝，什麼東西！

傅 對啦！這班人跟你一比，就差得太遠了。你才是一個男子漢；你的樣子才是真漂亮；你的身材，你的服裝才真能引動女人的心。

炳剛 那末你喜歡我的樣子麼？

傅 我喜歡你的樣子！當然囉！你漂亮極了；你的身材可以當模特兒上畫呢。你轉過身來，讓我看看。真是再沒有比這樣子好的啦。讓我看看你的走路。這是十全十美的身材，步子又輕鬆又自在，一點也沒有病容。

炳剛 謝謝天老爺，我病倒是沒有。只有一點咳嗽，有時把我咳得煩死啦。

傅 這沒有關係。這並不損害你美的姿態，因為你咳得非常大方。

炳剛 傅二娘子，請你告訴我，范小姐看見過我沒有？我走過的時候，她有沒有注意我？

傅 還沒有；但是我常常說到你。我把你的樣子描摹給她聽，把你的好處一件一件說出來，把你做她丈夫有多少多少的好處都講給她聽。

炳剛 你辦得真不錯，我得謝謝你。

傅 老爺，我有件小事要求你。我跟人家打官司，眼看着快要輸了，因為短少了一點錢（炳剛臉色立

刻嚴重起來。要是老爺發點慈悲，幫我一點忙，官司就可以贏回來。范家小姐看見你一定非常喜歡的。（炳剛又活潑起來）你一定會使她深深的愛你，你的花白的鬚鬚一定會使她看見了發瘋一樣的愛你！還有你那長的舊式馬褂，紮腳褲，雙樑鞋，都會使她立刻倒在你的懷裏。

炳剛 聽你說這些話，真使我高興極了。

傅 老爺，真的，這場官司對我關係太大了。（炳剛又復嚴重）我一輸就完了；只要你給我一點點幫助，事情就好辦了。……我在她面前提起了你，她一定會多麼喜歡呀。（炳剛又轉活潑）她一聽見你的好處，眼睛都會閃出快樂的光亮來；總之，我已經說動她使她馬上想跟你結婚。

炳剛 傅二娘子，你太使我喜歡了；我實在感激你。

傅 我請求你，老爺，給我一點幫助罷。（炳剛又復嚴重）我要是能支撐過去，我永遠感激你的恩典。

炳剛 再會，我要進去寫信了。

傅 老爺，真的，你的幫忙再沒有比這次更需要的了。

炳剛 我去叫車夫把汽車預備好，好讓她們吃過飯到大馬路去。

傅 如果不是急得沒有辦法，我決不願意來麻煩你的。

炳剛 我一定叫他們早些預備晚飯，好讓你早些吃飯。

傅 請你答應了我罷。老爺，你不知道我心裏多麼的——

炳剛 我一定得走了。有人在叫我，再會罷。（下）

傅

你這老吝嗇狗！癩死了，見鬼去罷！我的方法用盡了，他還拒絕我，但是我不悔心，我不放棄，在那一方面我一定可以得到一筆優厚的報酬。

——幕——

此
页
空
白

第
三
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同上。

幕啓時，華炳剛在向張老媽（手裏拿掃帚）徐大福，李阿貴，張阿七等訓話。英德，英梅，張永慶在旁邊看着。

炳剛 你們聽着，今晚上請客，我來吩咐你們應該怎樣侍候，張老媽，先從你開始。對了，掃帚老拿在手裏，看見什麼地方髒就掃什麼地方，不要太用力，太用力掃帚要脫毛的，現在掃帚要買三十塊錢一把，真貴得嚇死人。你的抹布呢？很好，也應該隨身帶，擦東西的時候也不要太重，太重東西容易壞的。你今晚上專管酒瓶，燙酒，如果酒瓶打破了一個，你賠賬，從你工錢裏扣除。

阿七 （旁語）這是他的老辦法。

炳剛 你去罷。（張媽下）徐大福，李阿貴，你們過來。今天特意叫你們來撐撐場面的，人家問你們在這裏當差當了多久了，你們怎樣回答？

大福 不到半天。

炳剛 混賬，你們要說當了三年啦。

阿貴 三年？

炳剛 你們這麼回答就是了。

大福 喳。

炳剛 我要你們站在酒席旁邊，端菜倒酒。倒酒的時候，不要儘量的倒，人家要你倒，你才倒，最好人家叫了你兩次你再倒。倒得太滿，滿了出來不是太可惜麼？檯布上滿了酒就罰你們兩個。有新菜端上來，吃過的菜趕快端掉，放在櫥裏，不准你們貪嘴。

大福 我們的圍裙要脫掉麼？

炳剛 你看客人來了，趕快把圍裙脫掉，別弄髒了衣服。

阿貴 我前襟上有一大堆油漬，怎麼辦呢？

大福 我褲子在屁股上有一個大窟窿。

炳剛 不要鬧！大福，你把屁股對着牆。臉正對着客人，人家就看不見你的窟窿了。阿貴，你把兩隻手臂抱起來，把油漬蓋住，不就成了麼？你們下去準備罷。（對英梅）你，英梅，你替我留意從桌上端下來的菜，別給傭人偷來吃了。女孩子應該管管這種事。還有，你的後娘，馬上就要來拜訪你，你好好的招待她，陪她到大馬路去買東西。我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英梅 爸爸，聽見了。

炳剛 那你下去準備罷。（英梅下）你這貴公子（向英德）剛才的事情輕易饒了你，也該明白做父親的寬大，你記得見了你的後娘，別給她一個生氣的臉。

英德 我爸爸，我對她生氣爲什麼緣故我要生氣？

炳剛 嚇！做父親續弦的時候，孩子們都喜歡用生氣的眼光去看他們的後娘。如果你要我忘掉你剛

才荒唐的事情，我勸你對你的後娘歡歡喜喜，客客氣氣！

英德 爸爸，告訴你老實話，她來做我的後娘，我不能答應你，我會喜歡的。要是我告訴你我喜歡，那明明是撒謊；但是好好的招待她，跟她客客氣氣，我答應你完全服從你的命令。

炳剛 至少給我留心一點。

英德 你看罷，你決不會不滿意我的招待。

炳剛 這樣才好。（英德下）張先生，這事情還要你幫忙。現在，阿七，你走過來，我告訴你。

阿七 老爺，你跟車夫說話呢，還是跟廚子說話？因為我既是車夫又是廚子。

炳剛 兩個都有話說。

阿七 但是先跟那一個說話呢？

炳剛 先跟廚子說話。

阿七 好，那末請你等一等。（他把外面破學生式制服脫掉，裏面穿着白圍裙的廚子服裝。）

炳剛 這是什麼倒霉的禮節？

阿七 你只管吩咐好了。

炳剛 阿七，我今天晚上要請客。

阿七 （旁語）這是難得之至！

炳剛 告訴我，你能不能替我燒幾樣好菜？

阿七 可以的，只要你多給些錢把我。

炳剛 混蛋，老是要錢。好像你們說不出別的話，總是錢，錢，錢！一開口就是錢，嘴裏只有「錢」一個字。說來說去就是錢。

永慶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這樣放肆的回答。用很多的錢才能做出好菜，這有什麼稀奇呢！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了；傻瓜也能做；但是一個聰明的人就能用很少的錢做很好的菜。

阿七 用很少的錢做很好的菜！

永慶 對啦。

阿七 (向永慶) 那末，賬房先生，請你把那祕密告訴我，來代我當廚子罷；這屋子裏你什麼事都要管，什麼事都來打岔，乾脆廚子讓你來做罷。

炳剛 別再多說話。我們要什麼菜？

阿七 老爺請賬房先生下廚房來燒罷，他有本領用很少的錢燒很好的菜。

炳剛 夠了！我問你呀。

阿七 有多少人吃飯？

炳剛 我們一共是八個到十個，但是你只要預備八個人。八個人夠吃，十個人一定也夠吃。

永慶 那是不用說的。

阿七 很好！那末我預備四個大碗，五個熱炒，二道點心……

炳剛 你見鬼能這許多菜全上海的人都請來也吃不了。

阿七 一只烤鴨……

炳剛 (把手掩住阿七的口) 別說啦，混蛋，你要把我吃窮麼？

阿七 一只燒雞……

炳剛 (又掩住阿七的口) 什麼還有？

永慶 (向阿七) 你要每個人都吃得脹死麼？你以為老爺請人家來吃飯是要謀害他們性命麼？你去問問醫生有什麼比吃得過飽更有害於身體的。

炳剛 他的話一點不錯。

永慶 阿七，你記住我這句話，放滿了魚肉雞鴨的筵席，比殺人還要利害。要對客人表示好感最要緊吃的東西要儉省。古人說得好：我們吃飯是爲的活着，不是活着爲的是吃飯。

炳剛 啊！這話說得多好呀！張先生我真佩服你，我真喜歡你。我終身終世沒有聽見過這樣好的句子：「我們活着爲的是吃飯，不是吃飯爲的是……」不對，不對，你怎麼說的？

永慶 「我們吃飯爲的是活着，不是活着爲的是吃飯。」

炳剛 (向阿七) 對啦。你聽見麼？(向永慶) 這是那一個大人物說的？

永慶 現在我記不起他的名字了。

炳剛 記着給我寫下這句話。我要用金子鑲成字把它掛在飯廳裏。

永慶 我決不忘記。至於你的請客菜單，讓我來替你安排罷，我一定替你辦得好好的。

炳剛 好的。

阿七 再好沒有，我也可以少一點麻煩。

炳剛 我們應該預備客人吃得很少的東西，容易吃飽的東西；什麼黃豆燒肉骨頭啦，油煎餅啦，山薯糕啦。全是這一類的東西。

永慶 你交給我把。

炳剛 現在，阿七，你替我把那汽車洗洗乾淨。

阿七 等一等，這是車夫的事情。（他穿上制服）老爺說什麼……

炳剛 我說你把汽車洗洗乾淨，加點油，預備開到大馬路去。

阿七 汽車？去年老爺收賬收回來的，那輛破汽車麼？老爺有半年多不用啦，不知道壞了沒有。還有照會呢？

炳剛 照會還是到隔壁王老爺那裏去借。他的車子好在也不大常用。

阿七 要我開你這輛古董店裏買來的汽車走起來，像副銅匠擔，叮叮噹噹，真是要我的命，開壞了，要我賠賬；工錢一扣六個月，半年不天亮。去年你去拜什麼李大帥的客，開過了一次，油缸漏了，不
但要我賠修理費，還要我賠油。

炳剛 你噤噤咕咕些什麼？你再嚕嚕，我叫你滾蛋。

永慶 老爺，我看還是叫他到廚房裏去燒菜罷；開車的我另外去找罷。

阿七 多謝，多謝。我也可以少賠一筆賬。

永慶 但是外快你可不會有的了。

阿七 老爺，你這位賬房先生真利害。

炳剛 別做聲。

阿七 老爺，我最受不了這些拍馬屁的人，我知道他是什麼目的；他好像很替你照管伙食啦，柴米啦，傭人的工錢啦，他那裏是真心來管這些事，他是拍拍你的馬屁，討討你的好。這種假仁假義的人，真使我生氣。我阿七在老爺家裏當了十多年的差，對老爺很忠心，聽到了外邊講你的話，真使我難過；因為我除了那條老黃狗之外，就是最愛老爺。

炳剛 阿七，他們說我什麼話？

阿七 我不說，老爺說了一定會使老爺生氣的。

炳剛 不，我決不生氣。

阿七 對不起，我不說，說了一定會使你大大的生氣的。

炳剛 我決不生氣，我不但不生氣，並且還感激你呢。

阿七 好，老爺，既然你一定要我說，我老老實實告訴你罷。人家到處開你的玩笑，人人講你的笑話，講了幾千幾百個，他們拿你來開玩笑好像是最快樂的事情。他們講到你的卑鄙，說你刻扣傭人的

工錢，不給他們吃飽，逢時逢節，你有意跟他們爭吵，這樣你可以打發他們走，不給賞錢。又有人說你有一次鄰居的一隻貓偷吃了你的肉，你把他捉來殺了，吃他的肉；又有人說你在黑夜裏偷隔壁人家的木柴，給隔壁廚子在黑暗裏打了一頓，你後來睡了一天，一句話也不敢說。總之，不論到什麼地方去，總聽得到咒你罵你的話；他們拿你作笑把子，人家叫你的綽號，不是吝嗇鬼，守財奴，就是吃血鬼，棺材裏伸手。

炳剛（打阿七）你這混賬，流氓，畜牲，蠢貨。

阿七 怎麼！不是我早說你會生氣麼？你不相信我。我早告訴你說出來一定會使你大大的生氣的。

炳剛 我也給你一個教訓，說話應該怎樣說的。（下）

永慶（哈哈大笑）你的忠實得到這樣出色的報應。

阿七 先生，你別誇嘴，不關你的事。等你自己挨打的時候，笑你自己罷。別來笑我。

永慶 阿七，別生氣，我不過說着鬧玩兒罷了。

阿七（旁語）他怕我。我來嚇他一下，叫他對我以後也有點怕懼。（高聲）告訴你，我不喜歡開玩笑，你如果再惹我，我要痛打你一頓，叫你哭。（阿七趕着張永慶退走）

永慶 喂！客氣一點。

阿七 什麼，客氣？我不會客氣。

永慶 請你不要……

阿七 你是什麼東西！

永慶 阿七師父！

阿七 我不要你叫我師父。要是我有一根棍子在手上，我要結結實實打你一頓。

永慶 (也兇起來) 怎麼，你要打人！(張永慶反趕着，阿七退走)

阿七 啊！我沒有說打人。

永慶 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呢？

阿七 請你饒了我。

永慶 你說你要打我？

阿七 我不過說着鬧玩兒的。

永慶 但是我不喜歡你鬧什麼玩兒。(用棍子打他) 這根棍子會教訓你，你這混賬的傻瓜。(下)

阿七 (獨白) 老實人真做不得。說老實話總是倒霉的；以後我再也不做老實人了，再也不講老實話

了。東家打我倒也算了，他有什麼權力來打我；賬房先生，總有一天讓我報你的讎！

(傅二娘子帶着范立瓊上)

傅 阿七，請你通報一聲老爺，我們來啦。

阿七 是，是我馬上去。

(阿七下)

立瓊 傅二娘子，我心裏覺得奇怪的怕，我怕跟他談話。

傅 那有什麼可怕呢？

立瓊 唉！（嘆氣）你還能問我麼？送到殺頭場上去的人心裏正跟我一樣的害怕。

傅 不過這兒華公館不是殺頭場，他家的老爺又不是劊子手，在這兒有舒服的日子過，你正該喜歡呀！看你的神氣，大概你又想起那個小白臉來了。

立瓊 是的，我可以承認。他那種恭恭敬敬的到我家裏來看我，在我心上留下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傅 但是你有沒有知道他是誰麼？

立瓊 我還不知道他是誰。但我知道他是天生頂可敬愛的。要不是爲了母親目前的生活問題，我決不願意聽你的話來嫁這兒的老頭兒的；我要嫁也得嫁個像他那樣的年青人。母親和你逼我嫁這裏的老頭兒，我心裏真痛苦極了。

傅 咳！這班年青的小白臉雖然很可愛，穿得也很漂亮，但是大半都窮得像叫花子一樣。我勸你還是嫁個有錢的老丈夫，舒舒服服過日子；雖然跟老頭兒在一起有點討厭，但這是不會久的，等老頭兒一死，你去再嫁一個可愛的年青的人，那末什麼都稱心如意，什麼都補償過來了。

立瓊 噯呀！傅二娘子，你這話就奇怪啦，要自己稱心如意，就希望人家死，等人家死豈不是太不應該麼？並且你等人家死，人家偏不會死。

傅 你說笑話罷？嫁老頭兒不等他死，幹麼要嫁他呢？老實說，你是預備來做寡婦才嫁他的。我算準

他一個月之內一定死。他來啦！……

立瓊 喔，傅二娘子。他多醜呀。

(炳剛上。)

炳剛 (向立瓊) 我的美人，我戴上老花眼鏡來見你，請你別見怪。我不戴眼鏡本來也看得見你的漂亮，本來用不着戴眼鏡，不過我們看天上閃亮的星的時候，我們總戴眼鏡，你是一顆美麗的明星，千萬顆星中間最亮的一顆，所以我非得戴眼鏡不可。(頓) 傅二娘子，她怎麼一句話也不回答，看她的樣子好像不大高興見我似的。

傅 這是因為她給你嚇了一跳，女孩子們第一次見了心愛的人總有點害羞。

炳剛 不錯，不錯。(向立瓊) 我女兒來歡迎你啦。

(華英梅上。)

立瓊 小姐，我不能早一點來拜訪你，請你原諒。

英梅 那兒的話，小姐，我應該先來拜訪你才對。

立瓊 (向傅二娘子耳語) 喔，這個老頭兒多討厭呀！

炳剛 (向傅二娘子耳語) 這位美人說什麼？

傅 她說你真體面。

炳剛 (向立瓊) 可愛的姑娘，您說得太好啦，不敢當，不敢當。

立瓊（旁語）這老頭兒多粗俗？

炳剛 你稱讚我，我真感激你。

立瓊（旁語）我再忍耐不下去了。

（華英德上）

炳剛 我兒子來啦，他也來歡迎你。

立瓊（向傅二娘子低聲說）啊！傅二娘子，多奇怪呀！那個年青人就是跟你說的那個人。

傅（向立瓊）有這樣巧的事？

炳剛 我看你在奇怪我有這樣長大的兒女？不過不久我都預備把他們打發出去了。

英德 小姐，老實說，這樣驚奇的會面，真出乎我意料之外，當我父親告訴我他的計劃的時候，我就吃

驚不小。

立瓊 我跟你一樣，今天的會面真出乎我意料之外，好像出乎你意料之外一樣；我真沒準備有這樣

奇怪的遭遇。

英德 當然，我父親選中你，選得再好沒有了，今天能看見你，使我快樂得說不出話來，但是你來做我

的後娘這一件事，我就不能表示歡迎了。要我稱你後娘實在使我太難受了，請你允許我，我決不

這樣稱呼你。這種話在別人總以為我說話粗魯，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會明白我的意思。對於這種

婚姻我只有反感，你大概也知道這件婚事對於我的意志衝突得太大了；總之，我如果有權力的

話，我父親能答應的話，我一定不讓這件婚事成爲事實。

炳剛 恭維也不是這樣恭維的！這種放肆的恭維話向她說幹什麼！

立瓊 我的情形跟你完全相同，這是我不得不告訴你的。你不喜歡我做你的後娘，跟我不喜歡你做我的繼子一樣。我請求你，不要以爲這煩惱是我給你的。你知道我比你更難受。

炳剛 她的話一點不錯。不客氣的恭維，應該也用不客氣的恭維話來回敬他。親愛的姑娘，我請你原諒我的兒子，他說話這樣沒有禮貌，因爲他是一個年青的傻瓜，他不知道在說些什麼蠢話。

立瓊 他說的話一點也沒有得罪我；不但不得罪我，並且他把真實的情感解釋給我聽，我還喜歡呢。我喜歡聽他嘴裏起誓；如果他不是這樣說話，我也不會這樣看得起他了。

炳剛 你這樣寬恕他的錯處，實在太好了。他將來或者會聰明一點，會改變他的態度。

英德 爸爸，對於這一點，我決不會改變態度；我請求小姐相信我。

炳剛 你看他多放肆呀，越說越放肆啦！

英德 你要我違背我的心麼？

炳剛 又來了！請你換點別的話說說罷。

英德 好！既然你願意我換點話說，那末請小姐准許我，用我父親的地位來說話罷。我承認我在世界上從來沒有看見像你這樣可愛的人兒，再沒有比你喜歡的快樂更大的，做你丈夫是無上的光榮，比做最大的帝王還要光榮。能佔有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福氣；我的整個的野心，目的就在這。

要達到這目的就是赴湯蹈火，我也不辭……

炳剛 兒子，請你說話溫和一點。

英德 這是我代你向小姐說的恭維話。

炳剛 天老爺！我自己有嘴我自己會說，用不着你這樣的人來替我翻譯。來來，大家坐下來談。

傅 不，不坐了，我們早些到大馬路去買東西罷，早些回來，說話的時間多着呢。

炳剛 (向徐大福) 把汽車開出來。(徐大福下)

炳剛 (向立瓊) 美麗的姑娘，請你原諒我，要緊談話，忘記叫他們預備點心給你吃。

英德 爸爸，我早代你預備好了，到冠生園買的四種廣東點心，還買了福橘，雪梨，橄欖，香蕉，叫他們都記了爸爸的賬。

炳剛 (旁語) 他瘋了罷！

英德 爸爸，你還覺得不够罷，我想這位小姐一定會原諒你的。

立瓊 實在不必這樣客氣。

英德 小姐，你看見過比我父親手指上更亮的金鋼鑽沒有？

立瓊 真亮極了。

英德 (把鑽戒從父親手上脫下來，給立瓊) 你仔細看看。

立瓊 的確很美，閃光亮得很。

英德 (立瓊預備還戒子給炳剛，英德插身在炳剛與立瓊中間) 小姐，帶在漂亮的手上更好看。不用說這是

我父親送你的。

炳剛 我？

英德 爸爸，你不是很願意把這個戒指送給她做紀念麼？

炳剛 (低聲對英德) 怎麼？

英德 (向立瓊) 真是一件漂亮的禮物！你看他做手勢，一定要你收下。

立瓊 我不願意接……

英德 你說笑話罷！他一定不肯拿回去的。

炳剛 (旁語) 我氣死了！

立瓊 這似乎……

英德 (阻止她還戒子) 不，我告訴你，你還他他要不高興的。

立瓊 請……

英德 不成！

炳剛 (旁語) 該死的東西！

英德 你看你不要他生氣啦。

炳剛 (低聲向英德) 噯！你這混賬！

英德 (向立瓊) 你看他要大發脾氣啦。

炳剛 (壓低了聲音跟英德說，威嚇他) 你要我死麼！

英德 爸，這不是我的過失，我不是在竭力叫她收下麼，但是她一定不肯收。

炳剛 大發脾氣，低聲向英德說) 你這強盜！

英德 小姐，爸罵我了，都爲了你不肯收。

炳剛 (同上) 你這流氓！

英德 你再不收，爸要氣病了。小姐，請你不要再拒絕罷。

傅 (向立瓊) 天老爺，這樣客氣！既然老爺少爺都要送你，收了罷。

立瓊 (向炳剛) 使先生不再生氣，我暫時收下了，以後有機會再還你罷。

(李阿貴上)

阿貴 老爺，有人要跟你說話。

炳剛 你對他說老爺忙着有事，下次再來看我罷。

阿貴 他說他是送錢來的。

炳剛 送錢？(向立瓊) 對不起，我立刻就回來。

(徐大福匆匆上，把華炳剛撞倒。)

徐大福 老爺……

炳剛 喔！謀財害命呀！

英德 爸爸，怎麼啦？傷了沒有？

炳剛 這個混蛋一定受了債務人的錢，特意來謀害我的。

英德 不妨事罷？

大福 老爺，小人該死，我想跑得快一點，不知道怎麼的把老爺撞翻了。

炳剛 你跑進來幹什麼？

大福 老爺，汽車輪子壞了，橡皮輪子走了氣。

炳剛 那末到車行裏去修理打氣呀。

大福 車行裏要拿現錢去的。

炳剛 錢，錢，錢。叫你辦點事，老是要錢，給我滾下去。（徐大福下。）

英德 爸爸，我看在車輪沒有修好之前，讓我陪他們到花園裏去玩玩罷。叫他們把點心送到花園裏來罷。

（英德與立瓊英梅下。）

炳剛 （對李阿貴） 你去看買了什麼點心，沒有吃掉的，趕快退回冠生園，快去，快去！

（李阿貴下。）

炳剛 我這倒霉的兒子，存心要敗我的家嘍。

此
页
空
白

第
四
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同上。

幕啓時，英德、立瓊、英梅、傅二娘子由外走上。

英德 讓我們到這裏來罷，這兒比花園裏好，沒有人會闖進來，可以痛痛快快的說話。

英梅 范小姐，我弟弟已經把你們相愛的情形告訴我了。我明白爲了我們的父親你們太痛苦了；我

老實說我對於你們的事非常關心。

立瓊 有像你這樣的人來關心我們，真是極大的安慰；華小姐，我請求你永遠保持我們的友誼，使我們減輕命運的痛苦。

傅 你們的事如果早一點告訴我，決不致弄到如此之糟。你們的運氣多壞呀。

英德 我是命該如此，不過帶累了立瓊。立瓊，你決定怎麼辦？

立瓊 噯，我能够有什麼決定呢？你看我完全在受人支配的情形之下，除了希望還能做什麼呢？

英德 你心裏對我的幫助難道就不過是希望麼？不可憐我麼？不肯發點慈悲來幫助我麼？不給我熱

情的幫助麼？

立瓊 我對你能說什麼別的話呢？請你站在我的地位上想一想，你能够怎麼辦？請你命令我，吩咐我，

我把這件事交給你罷；我想你的辦法一定會顧到體面和道德。

英德 嚶！你拿體面道德來拘束我麼？

立瓊 你要我怎麼辦呢？我就算不顧體面和道德，我也得替母親想一想。她把我從小養育到大，逃難的時候又千辛萬苦的把我帶到上海來，我怎麼忍心叫她餓死呢！你們用種種方法去說服她罷；你們喜歡怎麼說，就怎麼說，我一定也懇求她，把實際情形告訴她，把我不願意嫁給你父親的決心說明白。

英德 傅二娘子，好傅二娘子，你肯幫我們一點忙麼？

傅 這還用問麼？我非常願意幫你們的忙。你們知道我的心腸最軟，我看見男女相愛，我總喜歡想法成全他們，幫他們一點小忙。這件事我們怎麼辦呢？

英德 那末請你想個法子。

立瓊 懇求傅二娘子替我們出個主意。

英梅 想個方法替我們破壞這件已經講妥的親事。

傅 少爺，小姐，這可把我難住了。（向立瓊）不過你老太太並不是一個不好說話的人。我們可以想法說動她，要她把女兒不嫁給父親而嫁給兒子。（向英梅）最大的難關就在你的父親。

英德 是呀。

傅 不把范小姐嫁給他，他一定會懷恨，他一定不會答應你娶她。最好，要他自己不願意娶范小姐，要范小姐用個方法使他討厭就好了。

英德 你的話一點不錯。

傅 是呀，我出的主意決不會錯的，我自己很知道。不過困難就是用什麼方法有了！要是我們找到一個年紀比較大一點有一點兒才幹的女子。假裝是高貴人家的閨女，說是什麼大官僚的姨太太，或是極有錢的寡婦，馬上配上幾個當差丫頭娘姨，說是剛從北方來的，現款有五百多萬，還有房產地皮很多很多；叫她假裝愛上了那老頭兒，自願嫁給他做老婆，把財產都帶過來。我相信他一定樂得什麼似的。當然他很愛你，但是他更愛錢；所以只要他上了鉤，你這裏他自然肯放手的。

英德 傅二娘子，你真能替我們做到這件事，我一定大大的報答你。立瓊，我們先跟你的母親去說去；總之大家各方面努力取消這件婚事。立瓊，你這方面，我請求你格外的用點心思跟力量，使她完全聽從你的主意。你的悅耳的聲音，你的漂亮的面貌，動人的眼睛和嘴唇，聰明的頭腦全部都使用出來，我相信沒有人會拒絕你的要求。

立瓊 我一定盡我的力量去做。

（華炳剛上，起先大家沒看見他，他看見英德和立瓊兩人很親密的樣子，非常生氣，呆站在那兒。）

英梅 爸爸來了。

炳剛 汽車已經修好了；你們立刻可以動身了。

英德 爸爸，你既然不陪她們去，我來陪他們去罷。

炳剛 不，你不要走。讓她們自己去，我有話要跟you談。

（全下，只剩炳剛和英德。）

炳剛 現在你告訴我，不管她做你後娘不做，你看她這個人怎麼樣？

英德 我看她怎麼樣？

炳剛 對啦，她的風度，她的身材，她的漂亮，她的聰明？

英德 喔，喔……

炳剛 快說呀。

英德 不瞞你說，我從前還以為她不差，現在看起來也不見得怎麼樣。她的風度非常輕浮，她的身材太難看了，她的漂亮，也不過如此，她的聰明也平常得很。爸爸，你別以為我故意要這樣說，使你對她不高興，你要知道後娘總是後娘，不論誰來做後娘都跟我不相干。

炳剛 不過剛才你對她說……

英德 剛才那些話是代你說的，為的使你高興。

炳剛 那末，你對她一點也沒有好感？

英德 沒有，一點也沒有。

炳剛 那很可惜，剛才我心裏轉到的一個念頭也只好打消了。我看見她的時候我就想起我的歲數。人家看見我娶這樣年輕的女人，免不了有許多閑話。我在考慮想拋棄我娶她的計劃；不過我跟她口頭上已經說定了，我想把她嫁給你，可是你偏偏又討厭她。

英德 給我？

炳剛 給你。

英德 給我結婚？

炳剛 給你結婚。

英德 爸爸，你聽我說的確她不大合我的意，不過要使你喜歡，我決心娶她。

炳剛 我，我是一個講理的父親，我決不願意勉強你。

英德 不要緊的，因為我很愛你，我一定為你的緣故娶她。

炳剛 不，不勉強的婚姻是沒有幸福的。

英德 爸爸，幸福是結婚以後才會有的；人家說愛情是結婚的果子，結了婚自然會有愛情。

炳剛 不對。男子萬不可冒這樣的險；結果一定是很悲痛的，我不願意你為我受這個苦。要是你真心

的喜歡她，我當然把她嫁給你，現在你既然不喜歡她，那還是照我的老主意，我自己來娶她罷。

英德 唔，爸爸，事情既然到了這步田地，我不能不把心裏的祕密老老實實告訴你。事實是如此，我第

一次看見她就愛上了她，我想娶她做老婆，我想她一定也願意，只是還沒有得到你的允許。我

不敢向你提，就是怕你不高興。

炳剛 你到她那兒去過沒有？

英德 去過的，爸爸。

炳剛 常去麼？

英德 認識了不久，去是常去的。

炳剛 人家歡迎你麼？

英德 非常的歡迎，不過她們母女兩個還不知道我是誰。剛才她才知道你是我的父親，她吃驚不小呢。

炳剛 你對她表白過你的愛沒有？跟她談過結婚的事沒有？

英德 說過的，並且向她母親也試探過口氣。

炳剛 她的口氣怎麼樣呢？

英德 她很願意，很客氣。

炳剛 這位小姐也很愛你麼？

英德 從外表上看起來，爸爸，我不是吹牛，她對我很有感情。

炳剛 (低聲自語) 我的目的就是要知道這件祕密，現在我真喜歡都知道了。(高聲) 兒子，你聽我說，

我告訴你怎麼辦，我不准你再胡思亂想，不准你再轉那小姐的念頭，不准你再去追求她。這位小姐是我看中了，我要的；你的婚事我已經替你定了。

英德 爸爸，原來如此！你跟我開頑笑，把當我上好事情，既然弄到這步田地，我老實告訴你：我決不放棄那位小姐，我一定要跟你爭到底，任何犧牲都願意；老實說，愛情這東西呀，是當仁不讓的，你把

她母親的允許作你的武器，好，我有我的許多方法來對付你。

炳剛 什麼，混賬東西，你居然大膽要搶我的女人！

英德 這是在搶我的女人！論次序，我在先。

炳剛 我不是你的父親麼？你不應該尊重我麼？

英德 這種事情是不分父子的。愛情是不認識人的。

炳剛 我給你重重的幾棍，你就會認識我了。

英德 你的恐嚇毫無用處。

炳剛 你一定得放棄范小姐。

英德 絕對不能。

炳剛 來人哪，趕快給我一根棍子。

(阿七上)

阿七 啊，啊，老爺，少爺，什麼事？你們要怎麼樣？

英德 我是怕的。

阿七 (走至英德) 少爺，別生氣了。

炳剛 對我說話竟這樣放肆！

阿七 老爺，請別生氣了。

英德 我決不讓步。

阿七 (向英德) 啊，什麼！對父親不讓步？

炳剛 別攔我。

阿七 (向炳剛) 什麼！打你兒子打我還可以。

炳剛 阿七，你評評看，是不是我有理。

阿七 好好，我來替你們評評理。(向英德) 你走遠一點去罷。

炳剛 我看中一個女人，我要娶她；這個放肆的混蛋他竟敢不顧倫常也愛上她，雖然我再三的勸導

他，他一點也不聽，一定要跟她結婚。

阿七 啊，那他錯了。

炳剛 當兒子的跟做父親的爭風吃醋，這不是反了麼？當兒子的該不該來搶父親的愛人？

阿七 你很有理。你等在這兒讓我來跟他說。

英德 (向走近來的阿七) 既然他要你來評評理，我也不怕；誰來評理都成；我贊成你來替我們評評理。

阿七 謝謝少爺賞我的臉。

英德 我愛上一位小姐，她也很愛我，並且接受了我的求婚，可是我的父親也向她求婚，有意的和我

們搗亂。

阿七 他當然是錯的。

英德 像他這樣年紀還想結婚，不是丟臉麼？愛情是年青人的頑意兒，他老頭兒也講起愛情來了，這，不是笑話麼？

阿七 你一點不錯。他不過是跟你鬧頑兒的，讓我跟他說幾句話。（走至炳剛處）老爺，你的少爺並不像你說的那樣不懂事，他也很講理性。他說他應該尊敬你老人家，不過他一時火冒，得罪了老爺，要是老爺待他好一點，給他說個好媳婦，他自然不跟你爲難。

炳剛 啊！阿七，你告訴他，如果他這樣，他的要求總可以考慮，除了范家那位小姐之外，他要誰我就替他娶誰。

阿七 好，讓我來辦。（到英德處）少爺，你父親不像你說的那樣不講道理。他告訴我因爲你太放肆他才生氣的他反對你的就是你的行爲。你如果對他和和氣氣，尊尊敬敬，服服從從像個兒子對待父親的樣子，他一定願意答應你所希望的事情。

英德 啊！阿七，你告訴他，只要他答應把范小姐嫁給我，我以後一定做一個最孝順的兒子，他願意我怎麼樣，我就怎麼樣。

阿七 （到炳剛）事情成了。你說的他都答應了。

炳剛 那再好沒有啦。

阿七 （向英德）事情都妥當了；你答應他的他很滿意！

英德 那好極了！

阿七 老爺，少爺，現在你們自己再談一談罷，剛才因為大家有點誤會，才爭吵了起來。

英德 好阿七，我一輩子都感謝你。

阿七 少爺，好說好說。

炳剛 阿七，你真使我喜歡；我應該給你一點賞。（炳剛伸手到袋子裏去摸，阿七張開手等着，但炳剛摸了半天，摸出一塊手帕來，擦鼻涕）你去罷，我一定記得你的好處。

阿七 我謝謝你的賞。（下）

英德 爸爸，剛才我冒火得罪了您老人家，請您原諒。

炳剛 不要緊，不要緊。

英德 我心裏非常懊悔，剛才的行動。

炳剛 你這樣明白道理，我真喜歡極了。

英德 爸爸太好了，這樣快就饒赦了兒子的過失。

炳剛 子女們的過失，只要他們悔過聽話，做父母的馬上就忘了。

英德 什麼，你一點都不記恨我的錯處麼？

炳剛 你這樣服從我尊敬我，我自然喜歡得不記恨了。

英德 爸爸，我答應你，你對我的好處我一定記得，一直記到死！

炳剛 我也答應你，你要什麼東西我一定給你。

英德 啊！爸爸，我不想要什麼；你把范小姐給我已經足夠了。

炳剛 什麼！

英德 爸爸，我實在太感激你了；你把范小姐給我，這恩典裏就包含有一切您的好處。

炳剛 誰說把范小姐給你？

英德 你呀，爸爸。

炳剛 我！

英德 當然是你。

炳剛 什麼！不是你答應放棄范小姐麼？

英德 我放棄她！

炳剛 對啦，

英德 絕對沒有這會事！

炳剛 你還是不肯放棄她？

英德 不但不放棄，並且我更決心要娶她！

炳剛 什麼！混蛋，你又要鬧麼？

英德 我決不改變主意。

炳剛 混賬，我要揍你。

英德 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炳剛 我要你滾出屋子去不要再來見我。

英德 好！

炳剛 我逐出你。

英德 隨你喜歡。

炳剛 不承認你是我的兒子。

英德 也好。

炳剛 斷絕嗣續關係。

英德 隨你的便。

炳剛 我咒你一輩子沒出息。(下)

英德 我不要你替我祝福。

(劉端從花園裏夾着一只小鐵箱上。)

劉端 啊！少爺，找到你就好了。快跟我來。

英德 什麼事？

劉端 你跟我來，我告訴你，我們的事情成功啦。

英德 什麼事？

劉端 我今天一天在找這個東西。

英德 什麼東西？

劉端 你父親的財寶，我把它偷來啦。

英德 你怎麼偷的？

劉端 我以後告訴你。我們快走罷，我聽見他在後面叫起來了。（與英德同下）

（炳剛在花園裏高聲大叫，從花園裏衝進來）

炳剛

賊呀！賊呀！強盜呀！別讓他們逃呀！天呀！我完了。我給人殺了；我的喉嚨給人切斷了，他們偷了我的錢！什麼人偷的他跑了沒有？他躲在什麼地方？我怎麼去找他呢？往那兒去追他呢？他不在這兒麼？你是誰？不要跑！（抓住自己的臂）混蛋，還我的錢呀……是我自己！我的神經亂了，我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我是誰，我在做什麼。滾！我可憐的錢呀！我可憐的錢呀！我最親愛的朋友，他們把你搶走了，把我們拆散了。我沒有了你，我就失去了我的依靠，我的安慰，我的快樂；在我什麼東西都完了，我在世界上沒有什麼用啦。沒有你，我是不能活的。我完全完了，我支持不住了；我快要死了，我已經死了，我已經埋在地裏了。難道沒有人可憐我，把我心愛的錢還給我，或是告訴我誰偷了我的錢。啊！你說什麼？一個人都沒有。偷錢的人一定趁我跟混賬兒子說話的時候下的手。讓我去報告巡捕房，叫捕房裏派巡捕來查。老媽子，男傭人，兒子，女兒，還有我自己，一個個都得查問。我看每個人都有嫌疑，每個人都像是偷我東西的賊啊。啊！他們在那邊說什麼？說那偷我錢的賊麼？那邊

是什麼聲音？不是就是那個賊？可憐可憐我罷，如果你知道那賊的消息，懇求你告訴我罷。他不是躲在你們中間麼？他們都瞧着我，笑我。你瞧罷，他們一定跟賊是串通了的。快些來罷，巡捕，包探，外國偵探，捕房律師，審判長。我要把全世界的人都處死刑；如果我找不到我的錢，我自己吊死自己。大家來追賊呀，別讓他逃走呀！（衝出去）

——幕——

第
五
幕

此
页
空
白

佈景 同上。

幕啓時，華炳剛跟一巡官在談話。

巡官 讓我來辦罷；我們吃公事飯的當然知道怎麼辦。這又不是我第一次辦案子，在我手上抓住的犯人至少比你丟失的錢要多幾倍呢。

炳剛 你們辦案子的當然應該把賊找出來的。要是找不出來，我就控告你們。

巡官 你別急，我們一步一步來。你說那盒裏有……

炳剛 十萬塊錢現鈔。

巡官 真的十萬塊錢？

炳剛 (哭聲) 一萬張十塊頭的頂頂新的新鈔票。

巡官 這偷的人真看得準！

炳剛 這罪真大極了，簡直可以說沒有相當的刑罰來處治他。要是這個賊還抓不住，那世界上還有什麼王法呢。

巡官 都是簇新的鈔票麼？

炳剛 都是簇簇新的新鈔票，連一隻角都沒有壞。

巡官 你疑心的是誰呢？

炳剛 我個個人都疑心；我希望你把全上海的人都關起來。

巡官 你如果聽我的話，我勸你不要聲張出去，我慢慢的思想子，搜集證據，再想法子把賊物找出來。

(阿七上)

阿七 (進來後轉身向門外說話) 我一會兒就回來。你們先把它宰了，把喉管切斷，把腿綁上，擱在開水裏，再把它掛在鉤子上。

炳剛 你說的是誰？是偷我錢的那個賊嗎？

阿七 你的賬房先生剛從外面買來一隻小豬，我要按照我特別的方法燒給老爺吃。

炳剛 這不用在這兒說。這位先生有話要問你。

巡官 你別害怕，我決不會害你的，事情慢慢的自然會水落石出。

阿七 老爺，這是你請的客嗎？

巡官 朋友，這件事你別瞞你老爺。

阿七 先生，你相信我，我一定盡我所能夠燒的燒給你吃，一定不敢虧待於你的。

炳剛 不是這個問題。

阿七 要是我做的菜不好，那是你那位賬房的不是，他處處叫我節省，叫我沒有法子做好菜。

炳剛 你這混蛋！現在我們說的不是請客的事。有人偷了我的錢，誰偷的你知道不知道？

阿七 有人偷你的錢？

炳剛 對了，你這混賬東西，要是你不還給我，我要你死！

巡官 喂！你別冤枉他。我一看他的臉就知道他是個老實人，你不用把他抓起來，他就會告訴你偷錢的是誰。喂，朋友，要是你照實告訴我們，我們一定不難爲你，並且你老爺還要賞賜你呢。你老爺今天給賊偷了一筆錢；我想你一定不會不知道的。

阿七 (自語) 今天好機會來了，我要報一報那賬房先生的讎。自從他進了華公館之後，他就成了老爺最親信的人；老爺只聽他一個人的話；老爺因此對我不但疏遠，還要用棍子來打我。

炳剛， 你在那裏噤哩咕嚕些什麼？

巡官 由他去。他在那裏準備告訴你的話。我早告訴你他是一個老實人。

阿七 老爺，你如果要我告訴你老實話，我告訴你偷你錢的就是張永慶，你那新來的賬房先生。

炳剛 張永慶！

阿七 對了。

炳剛 他好像對我很忠心的！

阿七 正是他。我相信偷你錢的就是他。

炳剛 你怎麼會知道是他呢？有什麼根據？

阿七 根據？

炳剛 對啦。

阿七 我相信……因為我相信是他。

巡官 但是你總得要找個證據出來呀！

炳剛 你有沒有看見他在我放錢的地方走來走去麼？

阿七 對啦，看見的。你錢放在什麼地方？

炳剛 花園裏。

阿七 一點不錯，我就看見他在花園裏走來走去。你的錢放在什麼東西裏頭的？

炳剛 一只鐵箱裏。

阿七 一點沒有錯。我看見他手裏拿一只鐵箱。

炳剛 這只鐵箱是什麼樣子的？他手裏拿的一定就是我的。

阿七 什麼樣子嗎？

炳剛 對啦。

阿七 樣子是……像一只鐵箱。

炳剛 當然囉，你說說看什麼樣子的鐵箱。

阿七 是一只大鐵箱。

炳剛 他偷的是一只小鐵箱。

阿七 啊！一點不錯，照你說起來是一只小鐵箱，不過裏頭藏那末多的錢，應該算是大的了。

巡官

鐵箱什麼顏色？

阿七 什麼顏色？

巡官 對啦。

阿七 顏色——是有顏色的。你能不能幫我說一說呢？

炳剛 啊！

阿七 是不是紅的？

炳剛 不是紅的，是灰色的。

阿七 對啦，正是灰紅色的；我早預備說灰色的。

炳剛 毫無疑問了，一定是他。請你寫下來罷，把他的口供寫下來。天哪，從此以後，我什麼人都不相信了。什麼事都不敢賭嘴了。說不定將來會有這一天，我自己會偷我自己的呢。

阿七 (向炳剛) 他從外面回來啦。別告訴他，至少別告訴他是我說的。

(張永慶上)

炳剛 你過來，你說，你那喪良心沒道德的事怎麼幹出來的？世界上一切罪惡再沒有比這個更可怕的。

永慶 老爺，你說什麼？

炳剛 哼，混蛋，你犯了這麼大的罪，絲毫不知道羞恥，還裝糊塗。

永慶 我犯了什麼罪？

炳剛 要我說你的罪麼？真不要臉，倒像你真不知道我要說什麼似的。用不着裝腔作勢了，我什麼事都知道了，有人告發你啦，整個的事情我都知道啦。你欺負我老實，特意跑到我家裏來當賬房欺騙我，愚弄我？

永慶 既然你整個的事情都知道啦，老爺，那末我也不再撒謊，老老實實承認這件事。

阿七（旁語）喔！想不到我竟猜對了！

永慶 我早就想跟你說了，我希望等個好一點機會再說；事情既然到這步田地，我只好請求你先別生氣，好好的聽我說明我的動機。

炳剛 你這不要臉的賊，你有什麼好動機可以說得出來？

永慶 啊！老爺，你實在不應該稱我「賊」。當然我冒犯了你，犯了一件很大的罪，不過這個罪是可以饒赦的。

炳剛 怎麼可以饒赦？這種圈套，這種騙局，可以饒赦麼？

永慶 請您老人家千萬別生氣，你聽我說完了話，你會明白我犯的罪並不是怎麼大的。

炳剛 罪犯得不大天哪！這是我血呀，我的心呀，我的命呀！

永慶 老爺，你的血並沒有落在壞人手裏。我決不肯損害她的，就是有些小小的過失也極容易補救。

的。

炳剛 那還不遲，趕快還我呀。

永慶 對於老爺家庭的體面決無損害。

炳剛 這個不是體面的問題。但是告訴我，誰叫你這樣做的？

永慶 唉，你還用問麼？

炳剛 我一定要問你。

永慶 這是一種內心的力量，推動着這世界上一切的人羣：愛。

炳剛 愛？

永慶 對啦。

炳剛 這倒是一種可愛的愛！一種可愛的愛！愛我的錢！

永慶 不是，老爺，我不是爲了你的家產，家產不會使我迷醉的；我並沒有要你家產的野心，除了把你

已經給我的留給我。

炳剛 不成，不成，我決不留給你！好沒有道理，把偷去的東西想留下來！

永慶 這真是偷麼？

炳剛 拿去這樣寶貴的東西不叫偷叫什麼？

永慶 這的確是寶貝，你所有的財產中間最寶貴的一樣，那是沒有疑問的；但是留給我也不能算失

去呀。我跪下來請求你，把這寶貝賞給我，照理你也應該賞給我。

炳剛 我決不答應。你什麼意思？

永慶 我們相互起過誓決不再分開。

炳剛 好奇怪的起誓。

永慶 我們永遠同在一起，決不分手。

炳剛 我告訴你我一定不答應。

永慶 除了死，我們永遠不分離的。

炳剛 他愛我的錢愛到這樣的着迷。

永慶 老爺，我老告訴你我絕對不是爲了錢，我愛的動機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卑鄙，我的動機比你想的高貴，這高貴的動機才使我下了這樣大的決心。

炳剛 你看偷了我的錢，還要滿口的仁義道德。我要法院重重的辦你一下，你這不要臉的流氓。

永慶 隨便你怎麼辦罷，隨你怎麼對付我，我早預備着忍受；不過我請求你相信我，如果有什麼損害，那完全是我的錯，跟你女兒毫不相干。

炳剛 當然我相信我女兒也犯這個罪那才奇怪呢。但是我一定要把寶貝拿回來，快告訴我你把它帶到什麼地方去了？

永慶 我並沒有帶走啊。還在你家裏呀。

炳剛 (旁語) 喔! 我的可愛的錢箱呀! (高聲) 那末你沒有把它帶出屋子去?

永慶 沒有。

炳剛 再告訴我, 你動過它沒有?

永慶 動過她, 那你看錯我們兩個人的人格了; 我對她完全是種純潔尊敬的愛!

炳剛 對我的錢箱發純潔尊敬的愛!

永慶 我情願死, 也不肯對她有一點污辱的念頭; 她也是個聰明而尊貴的人, 也決不肯這樣的。

炳剛 (旁語) 我的錢箱太尊貴了罷!

永慶 我的願望只限於看看她; 她一雙聰明美麗的眼睛所引起我的熱情, 決不敢有絲毫骯髒的念

頭

炳剛 (旁語) 我的鐵箱有聰明美麗的眼睛! 他對它簡直當情人看待。

永慶 你家的張老媽知道我們的事, 你可以叫她來證明。

炳剛 什麼? 我家的傭人是你的同黨?

永慶 老爺, 是的; 我們私訂終身的時候, 叫她來做見證人的。她雖是傭人, 却很懂得大體, 她問明白了

我的真心誠意, 才勸你女兒接受我的要求。

炳剛 (旁語) 怎麼他嚇瘋了罷! (向永慶) 你說我女兒幹什麼?

永慶 老爺, 我用盡了心機, 你女兒才答應我熱愛所要求她的。

炳剛 要求她什麼？

永慶 要求她私底下跟我訂婚。

炳剛 她答應你麼？

永慶 老爺，她答應了。

炳剛 喔，天哪！又是一件不幸的事！

阿七 (向巡官) 巡捕先生，你把他的口供寫下來呀。

炳剛 更大的倒霉，更大的失望！(向巡官) 請你把他抓起來，告他盜竊和誘姦兩條大罪。

阿七 對啦，他盜竊老爺的財產，誘姦老爺的小姐。

永慶 怎麼把這兩大罪加在我身上？你知道我是……

(英梅上)

炳剛 啊！不要臉的丫頭！真不配做我的女兒！你串通了賬房先生來偷我的錢，還要不得我的允許，跟他私訂終身。現在我要你們知道知道我的利害。巡官，替我把他抓起來帶到捕房裏去辦他一辦。

(巡官把永慶拉過一邊)

永慶 怎麼我犯了什麼罪？

巡官 到巡捕房去再說。

炳剛 (對英梅) 你喲，我要把你關起來，結結實實打一頓。

永慶 你一時生氣，不能隨便叫巡捕抓人呀。總得先問問明白再送捕房。

炳剛 我豈止要送你到捕房，至少要你吃十年官司。

英梅 (跪下來) 啊，爸爸，我請求你，可憐可憐你女兒，不要拿父親的威權來壓迫我們。不要一時冒火就叫巡捕來抓人，你也仔細想一想再做。他要是一個平平常常的人，我怎麼會跟他私訂終身呢。如果這次逃難，路上沒有遇到他，我還能活命麼。在蕪湖附近的一條小河裏，救我起來的就是他，沒有他，我早就死了，你也沒有我這個女兒了……

炳剛 我情願你淹死，不願意你做出這種丟臉的事。

英梅 爸爸，我懇求你，用父女的感情來懇求你……

炳剛 不成，不成，我們到法庭上去解決。

阿七 讓他吃幾年官司，也好平平我的氣。

(傅二娘子與立瓊上。)

傅 什麼事，什麼事，亂轟轟的。

永慶 (旁語) 怎麼？這位小姐好像是我的妹妹，她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立瓊 (旁語) 這個男人好像是我的哥哥，他怎麼會在這裏？

傅 老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炳剛 我是倒霉極了，今天我要辦喜事，偏偏遇到這樣多倒霉的事，事情是這樣的，有人搶我的財產，

損害我的名譽，誘姦我的女兒，那個混蛋就是他！

永慶 誰在那裏想你的財產！你怎麼可以無緣無故造人家的謠言。

傅 張先生，你到底搶了他的錢沒有呢？

立瓊 (旁語) 怎麼？張先生難道我哥哥改姓張了。

永慶 你別胡說，誰搶了你的錢。

(張大福拿了一張片子上。)

炳剛 (看名片) 啊！貴客來了！快請快請！

(炳剛向外面走出。)

永慶 (向立瓊) 你不是我妹妹麼？

立瓊 啊！你正是我的哥哥哥哥！我們找得你好苦呀！

永慶 母親父親呢？

立瓊 母親跟我在一起，父親至今沒有下落。南京失陷的前三天，父親母親跟我三個人坐汽車出中

華門，想到南昌姑媽家去避難，路上碰到兩次飛機轟炸，後來帶的東西都丟光了，在宣城附近父

親又給山裏的土匪綁去了，剩下我們母女兩個人走到南昌，姑媽已經搬家了，投了一個空。後來

纔從南昌坐火車到金華，再由金華到寧波，搭輪船到上海來的。到了上海，舉目無親，只好租了一

間亭子間，苦得吃了早頓沒有晚頓，挨了半年多，母親現在想父親和哥哥想得飯也喫不下，覺也

睡不熟，病了好幾次。

永慶 唉，你們是喫盡了苦頭了。我聽到京滬路上喫緊的時候，我就從北方趕回南京，到家一看才知道你們已經走了。我就搭船到蕪湖，想到漢口來找你們。

立瓊 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永慶 母親和你既然平安在此，我可以放了一大半心了。現在只有父親的消息隔絕……

（炳剛與范韻蓀上。）

韻蓀 你的好意，非常可感，不過在這世亂慌慌流離失所的時候，怎麼談得到續娶呢？況且內人犬子小女全無下落，怎麼叫我忍心自己快樂呢。

炳剛 內地固然是世亂慌慌，上海還不是一個太平世界麼？像您老人家那樣有錢的人，怎麼可以不趕快找個人服侍服侍，你瞧我罷，我快要娶親了。

韻蓀 那我先恭喜你。承你厚愛，願將令媛許配於我，不過我唯一條件，就是一定先得令媛完全同意，才可，絕對不能有絲毫勉強。

立瓊 （向永慶）這不是我們的父親麼？

永慶 正是他。

（他們走向前來。）

立瓊 永慶 爸爸！

炳剛 什麼？

韻笙 啊！我在做夢罷！你，你們怎麼也會到上海來的？你們的母親呢？

立瓊 她也在上海，天天掛念着爸爸呢。

韻笙 謝謝天老爺想不到今天一家在這裏團聚。你媽也夠苦的了，立漢，你怎麼找到她們母女的？

永慶 我會見妹妹還不到十分鐘呢。爸爸，聽說你在路上被強盜綁了去，後來怎麼樣脫險，怎麼樣到

上海來的？

韻笙 說來話長，我們將來細細的談罷。不過大概情形可以告訴你們一點：那一天在宣城動身，我們

母女三個坐在一輛汽車裏，路上碰到飛機轟炸，把車炸毀了，我們只好棄了汽車步行，那知來上了十幾個山裏的強盜，把我綁了去。當天晚上住在破廟裏，第二天又搬了一個地方，第三天聽說南京失守，國軍紛紛散到四鄉去組織游擊隊。綁我的這班土匪，看看沒法叫我家裏的人拿錢來贖身，並且經我苦苦勸解一番，他們就加入了游擊隊的隊伍，我就在隊裏幫他們一點忙。後來他們看我年紀太大，送我到江北老家去，我到家鄉游擊區裏隱姓埋名住了有三四個月，把那方面的產業整理了一下，就到上海來；我到上海還不到三天，前在路上碰到華老伯，我們是二十年前的老朋友，今天他邀我來喝酒，使我們父子團聚，這雖是天意，但華老伯的恩德却不可磨滅，快過來謝華老伯。

炳剛 慢着，他不是你兒子，你看清楚沒有？

韻笙 怎麼我會不認得自己的兒子呢？雖然一別已有一年多了。

炳剛 那末你姓范，他怎麼姓張呢？

永慶 華老伯，請你原諒，因為我愛上了你的女兒，我才甘心情願改姓換名到你府上來當義務賬房。
並且我的工作不允許我在上海用真姓名。

炳剛 那末你是范老先生的兒子？

永慶 對啦。

炳剛 那末他的確是你的兒子？

韻笙 是我兒子。

炳剛 那末，交情是交情，錢是錢：你兒子偷我的十萬塊錢，請你賠。

韻笙 我兒子偷你十萬塊錢？

炳剛 對啦，一點不錯！

永慶 誰告訴你的？

炳剛 阿七告訴我的。

永慶 (向阿七) 是不是你說的？

阿七 我沒有說。

炳剛 你說的。這兒還有一位巡官，把他招的口供都記下了。

永慶 你相信我會做這樣卑鄙的事麼？

炳剛 會不會我不管，我只是要拿回這筆錢。

（英德上。）

韻笙 這位是誰？

炳剛 他就是我那不爭氣的兒子。過來見見范老伯，

英德 爸爸，你不用着急，也不要亂怪好人。關於你的事我已經打聽出來了，我現在特意來跟你談判，如果你願意把范小姐嫁給我，我可以叫他們把錢還給你。

炳剛 錢在什麼地方？

英德 你不用愁這個。放的地方我知道，我可以負責。現在請你決定，你不給我娶范小姐，這筆錢就不是你的了。

炳剛 鐵箱裏的錢動過沒有？

英德 一點沒有動過。現在你快下決定罷。范小姐的母親已經答應這件婚事由范小姐自己決定。

立瓊（向英德）不過你不知道現在僅僅母親的允許是不够的；我現在有了一個哥哥（指張永慶）一個父親（指范韻笙）了，你也要得到他們的同意。

英德 啊！張先生原來就是范小姐的哥哥！好極了。范老伯原來就是范小姐的令尊，失敬了。老伯，您老人家看我們的婚事怎麼樣？

韻笙 老天爺叫我們在這兒相會，決不是叫我來跟你們的希望作對的。炳剛兄，你明明知道年青姑娘的心總是喜歡年青的兒子，不喜歡年老的父親的；來，我們不要讓後輩們在背後呪我們老渾蛋，這兩對親事你都答應了罷。

炳剛 最要緊讓我先看一看那只鐵箱。

英德 鐵箱安全無恙，保我身上。

炳剛 不過我沒有錢給女兒作嫁妝，給兒子作婚費。

韻笙 好啦！一切由我來，你不用費心。

炳剛 那末這兩筆婚費都由老兄擔任麼？

韻笙 好，都由我擔任！你稱心了麼？

英德 我有一個提議：在這國難時期，我們不妨一切從簡，並且今天又是范家父子女女團圓的一天，我們就借此機會慶祝一番，作為結婚典禮罷！

炳剛 不用化錢我總是贊成的。

永慶 把省下來的婚費嫁妝費我們完全獻給國家。

全體 （除了炳剛）贊成贊成！

巡官 喂，喂，請你們靜一靜！我來了有好半天了；華老先生，你打電話給巡捕房的，這筆公費叫誰出？
炳剛 現在不要你抓人，出什麼公費？

巡官 那末我來了半天是白來的麼？

炳剛 那末你一定要抓人麼？你把阿七抓去罷，辦他一辦。

阿七 啊？真倒霉，做老實人要吃棍子，做壞人又要吃官司？（嚇得發抖。）

韻笙 炳剛兄，你饒了他罷。

炳剛 那末這位巡官的公費你出？

韻笙 好啦，好啦！就我來出。（付錢給巡官，巡官下。）現在你們趕快預備婚禮罷，我們先去把你們的母親

接了過來。

炳剛 我先要緊去看看我的小鐵箱。

——幕——

本劇由 Molière: L'Avare 改編而成，特此聲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9732B



版 所 翻 不 所 版
權 有 准 印 權 有 權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再版

仲彝戲
劇專集

黃 金 迷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 者 顧 仲 彝

發 行 人 李 煜 瀛

出 版 者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世 界 書 局

顧仲彝先生著

仲彝戲劇專集目錄

三重新野八梅人黃上同

胞海 見
金之蘿 大 千
姊男 外 光

金明婦花傳香初夢女妹

上列十種 · 均已出版

世界書局發行

200

廉價書

